

杜工部草堂詩箋

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八)

J  
17.8  
1,2227

魯 曾 編 次  
蔡 夢 弼 會 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廣德二年自梓再往閬中

登樓 此聞代宗車駕還長安而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

地 一作春水心天地言錦江春色鮮妍自天地開闢以來 玉壘浮

雲變古今 蜀有玉壘銅梁二山縱使玉壘為古今英雄割據百千

關雲關以為門包玉壘以為宇地志玉壘山前水出焉在成都西北

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此聯又謂今朝廷如北

山吐蕃之寇無用相侵也或謂 可憐後主還祠朝日暮聊為

梁甫吟 昔諸葛亮佐先主圖收復功未就而亮卒及後主即位祠

祭亮廟嘆無人以為之助亮未達時常耕于隴西作梁甫

吟故甫因吐蕃之亂傷朝廷无諸葛之才也。唐言又引資治通鑑

# 遣憤

聞道花門將

謂回紇也

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

謂長安也

誰復

總戎機

戎一作兵木蘭詩方里赴戎機

蜂蠆終懷毒

左氏傳君无謂邪小蜂蠆有毒况國乎

雷

霆可震威

或謂寶曆間回紇請助國討賊廣德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入寇永泰元年又以吐蕃回紇党項入醴泉

郭子儀說回紇使擊吐蕃此詩當謂是邪夢弼謂時祿山乱回紇以兵助帝討史朝義恐其恃功驕暴難制故欲帝早加以威震之无使

彼再效祿山之陷京闕也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震之以威豈有不摧折者乎

莫令鞭血地再濕

漢臣衣

漢書禁卒非刑人鞭血之地鞭血地乃指禁中也春秋傳鞭之見血任助書鞭血四海流離无所

釋悶

廣德元年吐蕃復陷京師二年春已聞車駕復還長安而作也

四海十年不解兵

時廣德二年也推而上之至天寶十四載九十年矣

犬羊也復臨

感京

咸謂咸陽即西京也言祿山連結吐蕃復陷京師也

失道非關出襄野

喻代宗辭亂出奔

道也莊子徐无鬼蒲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騶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閼滑替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

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揭鞭忽是過湖城

言代宗幸陝所經之地也世說晉王敦率兵內向明帝騎巴童

馬齋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書慶日饒其城忽然驚覓曰營中有黃鬚鮮甲效未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金陵地名有湖陰按前漢志京西有湖縣故曰湖武帝建元元年更名黃帝鼎湖所在

**火照夜屍縱橫**  
烽燧傳報殺戮之多也烽燧廣雅曰汎零龍也即燃火率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冠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書則燔燧夜則率烽唐六典唐鎮戍烽燧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邊者築城以置之其故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月初夜率一炬

謂之平安火也**天子亦應厭奔走**  
車駕雖歸長安而當時亦有乞饒洛巡狩之說故云厭奔走也

**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  
譏聚斂之重也**聞道變孽能**

**全生**  
能一作今變孽程元振也時元振用事致令吐蕃入寇公詩謂未聞元振之死蓋罪代宗不能正典刑以戮之按代宗幸陝削奪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私入京師圖不軌事長流濠州

**塵清**  
老翁甫自謂也傷干戈未盡也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  
疑指南山群盜也攻之資公通鑑唐德二年吐蕃入長安也諸軍三卒及御曲無賴子穿

相取為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所在為患丁巳以太  
子實各薛景仙為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是也按南史侯景傳先  
是大同中童謡歌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渴陽之敗求錦朝廷  
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響欲以應識

豪且逐風塵起或謂祿山之反不逞之徒皆乘此為亂說者又謂亶懷恩之反有從亂者乎風塵喻亂難也

不聞漢主放妃嬪託漢以言唐肅宗誅楊貴妃并宮人也按乾元元年出宮女三千人近靜潼

關掃蜂蟻此公戒約虜蠻豪子之辭也謂哥舒翰守潼關為賊所破遂陷兩京肅宗鳩義兵收復兩京如掃蜂蟻也

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齏粉期此告之以必破亡之證也然殿前兵馬乃

神策軍天子親征群盜望風而敗恐碎若齏粉也莊子列禦寇篇子為齏粉夫乎未如面縛歸金闕如

子面縛銜壁作知左傳詩萬一皇恩下玉墀此又教之以未如前期海過皆縛歸降京師度幾皇恩尚有赦

宥之理也時賊黨來降者帝復授以節鎮河北之患自此而起終唐之世藩鎮跋扈者皆由此始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一作閬州王使君江亭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斷斷一作愁愁從舞袖

長二天開寵餞開一作悲二天美王閬州蕭遂州能相谷庇也後漢刺史蘇章字孺文迂冀州刺史故人為情

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主酒殺陳五馬爛光輝

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二天我獨有一天

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餘見前注

川路風煙接蜀道關與遂接壤也陰鏗百花詩江陵一柱觀潯陽

千里湖風煙望似此美二公為郡之治効也賈誼弔

接川路恨成遙屈原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

而下之黃霸傳霸為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或謂昔蕭

史王子喬皆神仙人也蕭與秦女乘鳳而去喬亦乘白鶴而飛此皆

美二公之不凡也

滕王亭子亭在玉臺觀內滕王高宗調露中任閩州刺史一作閩州玉臺觀滕王亭子休滕王曾典

此州按滕王元嬰乃高祖之子也閩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也

君王臺榭枕巴山枕之任切粵自漢魏以來有封國者得臣其吏民故林君王也尔雅釋宮四方而高曰臺

無室萬丈丹梯尚可攀言其亭之高也謝玄暉敬亭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春日

鸞鳥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葛洪神仙傳淮南王丹成上昇雞犬舐其舄亦同仙

去故雞鳴天上犬吠雲間也劉向列仙傳邢子者蜀人好放犬犬走

入山穴邢子隨八十餘宿行度數百里有宮殿官府青松森然仙吏

侍衛甚嚴得符乘而歸成都述異記洛陽山清江碧石傷心麗

有麻姑仙俗說山上則有金雞鳴玉犬吠

碧一嫩蕊深濃花滿目班此照成乎物而傷其人之亡也人至于今歌出牧

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觀諦視也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玉臺乃滕王與閬州所造也

中天積翠玉臺遙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顏延年應詔詩神行埒浮景交映益中天攢素既森羈積

有馮夷來擊鼓帝之高居而群仙絳節之所朝也遂

翠亦莢羊上帝高居絳節朝帝之高居而群仙絳節之所朝也

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焉冰夷无夷即冰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

朴子釋鬼經為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清冷傳

馮夷弘農華陰僮鄉隈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龍象河畬

何伯姓呂名公子馮夷即河伯也夫人張華博物志昔夏禹觀河見

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始知羸女善

為河伯道豈同哉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

吹簫秦本紀大費佐舜是為伯翳賜姓羸氏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女弄玉之夫教弄玉吹簫作鳳凰鳴數年吹似鳳凰

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凰臺

去江光隱見龜鼉窟石勢參

差鳥鵲橋淮南子鳥鵲填河成橋以渡織女更肯紅顏生羽翼謂飛仙也便應



黃髮老漁樵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石林葉夢得曰此聯若不用猶自兩字則其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公妙至到人力不可及也鳥雀荒

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吹尺千騎把霓旌梁孝王傳得賜

天子旌旗千乘万騎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浩劫謂無窮不朽之功也玉臺浩劫之觀乃滕王於高三不調露中為淇州刺史日所造也度人經云推昔

元始浩劫之家按集有道林二寺詩云塔劫宮墻壯麗敵又李當詩浩劫碎雲衛是也或曰塔之一級二級為一劫二劫平臺

訪古遊以比梁孝王之平臺也漢梁孝王天治宮室為樓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絲雲蕭史

駐以比蕭史之鳳臺也江文通雜體詩猶不及秦女十五重絲雲注見前扁注文字魯宮留以魯共王比滕

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王餘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宮闕通羣

帝

言臺觀之高可以上通天帝也度人經有三十三天三十三帝  
山海經大荒之中有黃木赤枝群帝取藥呂氏春秋伊尹曰常

山之北救淵之上

乾坤到十洲

以臺在首觀中於天地之間由此  
可以到神仙十洲也按東方朔十

有界焉羣帝取食 洲記漢武帝既見西王母言說八方巨海之中祖洲瀛洲元洲炎洲  
長洲充洲鳳麟洲聚屋洲流洲生洲十洲始知方朔非世俗人是以

延之曲空問十洲所在所有之 物名焉又見王子年仙傳拾遺 人傳有望鶴時過北山頭 列仙傳王子喬者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上公

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  
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

頂望之不得到牽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

顏延年詩春  
江壯風濤

舟楫欹斜疾

疾一作甚

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

古詩穆之清風  
至吹我羅衣裾

青袍似春草  
脩雲從風舒

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見一  
作是

###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北齊陽松珎談數沈隱侯詩 野棠開未落，山櫻欲燃。

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甫以避難奔走入蜀故云竄身。劉公幹贈五官詩：余因沉痾疾，竄身清漳濱。 同病得

韋郎。韋亦避難者，故言同病。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天下干戈滿

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一作春鬢。色俱蒼。 為

問南溪竹。竹一作筍。南溪即浣花溪之南也。 抽梢合過牆。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

###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殊方謂劍南，故人指嚴武也。 重鎮還須濟世才。重直隴切。

廣韻：厚也。按唐書：武仕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 常怪偏裨終日待。謂諸

將校也。 不知旌節隔年迴。旌節謂導引之麾幢也。 欲辭巴徼啼鶯合口

啼鶯合謂春正濃也。 遠下荆門去鷁催。去鷁催謂督行船也。鷁水鳥也。今貴人船前畫作青雀以驚水怪，是

也方言曰鷓者謂之閭閻注云今江東船頭屋謂之飛聞甫与武有  
 出契武為成都尹甫依之及武入朝甫之巴峽今甫聞武再鎮蜀故  
 欲碎蜀之巴峽下楚  
 之蒲門以迎武也  
 身老時危思會高  
 古詩道路阻且長  
 面會安可知  
 一生

襟抱向誰開  
襟一作懷言無知己者也

奉待高常侍

待一作寄一作寄高三十五大夫。高適代崔光遠為西川節度使以亡松維

保三州及雪山新築二城召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

汶水在鄆州中都縣甫与適相別於汶上已多年矣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

在濟南魯比蜀亦有汶川出西山有汶水縣子按魯之汶川也  
 今在鄆州以閔子騫有吾必在汶上之語非蜀之汶川也  
 飛騰無

那故人何

那乃个切故人謂適也初甫與適皆拜拾遺其後適官至散騎常侍則其飛英聲騰茂矣甫無以及之也

揔戎楚蜀應全未

揔戎乃大將之權適先除揚州大都督淮南節度使廣德二年乃口還以李輔國之毀出為

彭蜀二州刺史蓋言雖揔戎於楚与蜀而年猶未老也

方駕曹劉不啻過

駕或作價方駕謂齊驅也論其

文章蓋過於曹植劉楨遠矣

今日朝廷須汲黯

言適之居朝其直可比汲黯也汲黯傳數以直諫上怒黯曰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盜今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志辱朝廷何

中原將帥憶廉頗

言適之為將其賢有如廉頗也馮唐傳文帝輦過郎署問唐曰吾尚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牧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  
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牧尚不如廉頗之為將也  
上聞之拊髀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為將豈憂匈奴哉天涯春  
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時適在成都起發赴召去甫相別也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

將赴朝廷一作寄梓州張使君

淮海維揚一俊人章彝乃揚州人也書禹貢淮海維揚州鶡冠子德万人者謂俊金章紫綬

照青春青春美章彝之少年也前漢百官公卿表相國太尉皆秦官金印紫綬顏師古音義引漢儀云銀印背龜紐其文曰

章謂刻曰其官之章也右漢輿服志公侯將軍紫綬二采指麾能事迴天地時段子璋反東川章彝指麾討

平之美其破敵之勢力能事迴天地美其治軍之威嚴雖鬼神之幽訓練強兵動鬼神

雖天地之大亦可以挽回也關羽字雲長言羽在湘西而不得歸湘西不得歸關羽暗言非若章彝留守東川而得歸也

亦可以震動也湘西不得歸關羽關羽字雲長言羽在湘西而不得歸河內猶宜借寇恂

蜀先主收江南諸郡以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幸益州拜羽董荊州事河內猶宜借寇恂  
美章彝之善守東川如寇恂之不得去河內也恂字子翼光武收河  
內拜恂為太守移潁川盜賊群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

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欲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

朝覲從容問幽側  
宋書恩幸傳論曰明揚幽

春遠

蕭蕭花絮晚菲菲紅素輕兩句通義紅言花也素言絮也日長唯鳥雀

春遠獨柴荆言无往來之人故獨柴荆而已數有關中亂數色角切類也何曾劔

外清故鄉歸不得作開地入亞夫營此指言長安屯兵乃公之故鄉而為軍營矣昔

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漢文帝自勞軍至其營長揖不拜營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春寒

霧隱平郊樹尔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

慘慘暮雲多戍鼓猶長擊言吐蕃之亂至今春尚防戍也林鷲遂不敵忽

思高宴會古詩今日良宴會朱袖拂雲和謂樂舞也周礼春官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於圜立

注云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中為琴瑟也

雙燕鳥

旅食驚雙燕鳥

一作雙飛鸞

啣泥入北堂

古詩思為雙飛燕鳥啣泥巢君堂

應同避

燥濕

左氏襄十七年傳子罕曰吾脩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風雨

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

際來時道路長

梁吳筠詩問余未何遲山川幾紆直

今秋天地在吾亦離

殊方

離力智切此甫託物以見已意也言當秋而身於天地之間存在亦如燕舍此而去也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

百舌禽名江東人謂之信鳥逢春而鳴易緯通卦驗百舌者反舌也能

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朝野簽載百舌春轉夏止唯食蚯蚓

知音

兼眾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

梁蕭子暉反舌賦春霖霏而花密

枝高

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周書時訓曰三種之日蟻蝮生又五日鷓始鳴又五

日反舌无声是謂陰息反舌有声佞人在側

喜雨

春旱天地昏

春旱一作早春 謂煙塵四起也

日色赤如血

謂旱之甚也昔晉惠帝光熙元年五月

月壬辰是日日光四散 赤如血甲午又如之

農事都已休

已一作未 兵戈况騷屑

騷屑不安貌時

求王莽在漢中且越之 間盜賊因之而起也

巴人困軍須

謂苦於餽餽也寰宇記閬中春秋之巴國也有渝水焉

慟哭厚土熱

謂怨氣上感農 月為之大旱也

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

謂洗

也 穀根少蘇息 沴氣終不滅

沴音戾陰陽錯 謬之妖氣也

何由見益歲

國語晉 无益歲

解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

群變

交會未斷絕安

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甫自注時聞浙右多盜賊也按甫意 欲鞭驅雷車滂沱而雨一洗吳越之

亂且越平則人獲安居 天時自得何憂旱乾哉

###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

籍甚黃丞相

以黃霸美李使君也前漢陸賈游漢 庭名聲籍甚孟康注曰籍甚盛也

能名自穎

川

黃霸傳霸字次公宣帝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 為穎川太守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石

焉丞相古鴈門太守行臨部居職 不敢行私治有能名遠近所聞

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



馬何時到

東方朔外傳郡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餘見前注

雙魚會阜傳

馮李使君幾時可以

到任早寄書達用也古梁府客從遠方來

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老思筇竹杖冬要錦

衾眠

甫從李使君求此二物也筇竹錦衾二物皆蜀之土宜故用及之

不作臨歧恨唯聽舉

最先

聽讀平声京房傳化行縣中李最當止

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

醒蘇挺切

遇害陳公殞

唐拾遺陳子昂嘗為縣令段簡收繫憂煩死獄中

于今蜀道憐君行

射洪縣

射洪唐劍南道梓州

為我一潸然

潸師姦切

###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

用客居天邊遭兵馬之亂歸鄉不得

益不悲傷乎

隴右河源不種田

通鑑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而河源田畝廢而不耕矣唐隴右道者禹貢

雍州之域自隴而西尺其地也雍州自岐隴已北為

胡騎羌兵入

巴蜀

是年十一月吐蕃又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

巴字巴本國后為洪濤滔天風拔木

喻天下兵革不益民雁墊溺之患也

前飛

秃鷲後鴻鵠

鴻一作黃鷲音秋水鳥也謂巴蜀驪動屢因羽翰之便以附書帛鄉也

九度附書

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自廣德二年逆數至天寶十四年凡十年矣淮南說林訓親莫親於

骨肉筋疾之屬連也

###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

婦女一作婦人右漢威帝時童謡曰小麥

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与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夢

東至隄壁西

梁洋

西一作北隄壁梁洋四州屬山南西道

問誰腰鎌胡與羌

時吐蕃与回紇入寇四州之民

皆奔山谷腰鎌穫麥惟羌与胡而已鮑照東武吟腰鎌刈麥霍倚杖收雞豚

豈無蜀兵三千人部

領辛苦江山長

部晋作簿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遇賊衝突江山險澁士卒至有介胄生虫而不得休息者矣

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烏孫公主歌願為黃鵠兮歸故鄉莊子乘

彼白雲至于帝鄉

###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羣盜汨古忽切唐韻汨沒也悠悠經十年自天寶十四年至廣德二年凡十年

也 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甫初欲自闕中而之荆楚今闕嚴武再至成都故南下之計不

成而復歸 物役水虛照言身為物所役水亦虛徒相照而不得優遊而觀賞之也魂傷山

寂然我生無倚著著直略切盡室畏途邊尺室謂全家也畏途者言道路盜賊險阻

也左氏傳尺室以行莊子達生篇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長林偃風色 廻復意猶迷廻一作往衫裋翠微潤裋音色言山中翠微

之氣潤曼衣服也尔雅釋山山未及上曰翠微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遊石棧閣道也遊一

作橋斷却尋溪何日干戈盡謂吐蕃之亂也飄飄媿老妻

行色遙隱見見形甸切言山有高下林木有蔽虧其行李物色或見或隱也莊子盜跖篇車馬有行色云人

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鸚鵡山中

之人以其有鸚鵡擘弓落狃麗擘披耕切彈也狃余救切麗訛胡切異物志狃猿類露鼻尾長四五

尺樹上居雨則以尾塞其鼻建安臨淮皆有之麗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飛善以高集下食火煙聲如人號一夕飛生飛生子故也東吳

諸郡有之 眞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 閬州別房太尉墓

閬州太守房瑄字次律河南人常與嚴武等交結賤鄧州刺史

上元元年為涪州刺史寶應二年拜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六年卒於閬州僧舍年六十七也按唐書上皇入蜀瑄建議請分諸王鎮天下其右賀蘭進明以此讒之肅宗瑄坐是卒廢不葬以陳陶之敗也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曰物望傾心又凶渠破膽頗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附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圖博享多聞嘗謂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未令唐書不載此語惜哉不為圖白之也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

言淚多而濕之也

低空

有斷雲對暮陪謝傳

甫自言昔嘗對房太尉圍碁如陪謝安也晉謝安字安石薨贈大傳初符堅

入寇諸將退敗堅次于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姪謝玄入問計安石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於床上了

把劍覓徐君

把劍甫以季札自比將欲出之於房太尉之墓也劉向新序延陵季

子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微之季子有上國之使而未獻也其心計之致使於晉反則徐君以死於是以前帶徐

君墓樹而云

唯見林花泣濕鴛啼送客聞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此詩廣德二年春作嚴武先鎮蜀甫依之武趨朝蜀亂甫遂去之梓閣公聞武再鎮蜀故欲復歸草堂也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

真一作直昔文翁為蜀郡太守故以

比嚴武也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至郡

合符之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長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符者左留京師右以與之東觀漢記岸賓上議二千石皆以選出刻

符典但使閭閻還揖讓

此甫喜復歸得與鄰里相愛也

敢論松竹久荒

蕪

此甫不敢以私己之園林久廢不治為念也

魚知丙穴由來美

由舊作猶後漢郡國志漢中郡沔陽

縣西有丙穴鄴道元水經丙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出十月入水泉縣注魚自穴下還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寰宇記興州順政縣東南

七十里有大丙山小丙山其山北有穴方圓二丈餘其穴有水潛流土人相傳名丙穴周地圖云其穴向丙因以為名沮水經穴間而過

或謂之大丙水每春三月時則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日連綿從穴出相傳為嘉魚出丙水也酉陽雜俎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溫神農

本草亦云嘉魚味甘食之令人肥健悅懌

酒憶郫筒不用沽

郫

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水所以益人也 實也成部記郫縣因水得名居人以筒釀酒蜀王杜宇所都華陽風俗

錄野人到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開以羈絲苞以焦葉信宿香達於竹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野筒夢弼謂此說非也野筒乃酒器也野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野筒故李商隱詩去錦石為基子野筒當酒壺是也

武昔嘗過余之草堂也餘見前注 幾迴書札待潛夫 潛夫甫自比也

處處青江帶白蘋 爾雅釋草曰蘋之太者曰蘋 故園猶得見殘春 故園指成都

都草堂也 雪山片候無兵馬 謂西山之亂靖也 錦里逢迎有主

人 謂嚴武再鎮成都也戰國策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 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

鵝鴨惱比隣 比頻脂切近也甫於武有故舊之好而習池未覺能如此則甫之厚德與夫慎重可見矣

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 武每訪草堂酣飲賦詠故甫自比之習池荊州則以比武之來宴賞

復無窮也按晉山簡鎮襄陽諸習氏者荆士世家族有佳園此簡每出多戲於此上輒醉而扁名之曰高陽池

竹寒沙碧浣花溪 梁益記溪水出渝江居人多造絲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爲崔盛宅捨爲寺今尚存焉

菱刺藤梢咫尺迷 菱一作橘甫離草堂之久宜其荒蕪矣 過客徑須愁出入

居人不自解東西 解佳買切曉也書籤藥裹封蛛網

廉切 野店山橋送馬蹄言橋與店空送馬蹄於道中往來而已孟甫不在草堂故也 肯藉

荒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判音官切後漢周澤傳澤為太常清寒循行盡敬宗

廟常則病受辱且妻關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年二百六十九日二百五十九日各一  
日不齋醉如泥余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佞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少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

尺新松甫拍手植四松也按集有惡竹應須斬萬竿甫歸故林四松詩云霜骨不甚長是也

斫之護其新美者按集有詩曰今晨去千竿又曰步樂萬竹疎是也 生理祇憑黃閣老甫言生計皆仰于嚴

武也國史補兩省相呼為閣老 衰顏欲付紫金丹丹陽地陽山人大藥證煉粉為鈎化石為孽自然伏火去

鈎取丹更入華池還源反色再入神室更養火六十日 三年奔走

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古詩有行路難篇

錦官城西生事微官或作理王荆公作錦官生事城西微甫言簿有常產也 烏皮几在

還思歸謂以烏皮為几也謝眺詠烏皮隱几詩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昔去為

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恐經亂離而人物變易也側身天地更

懷古迴首風塵甘息機甫言賦奔走也共說總戎雲鳥陣揔戎

謂嚴武為元帥也太公六韜曰既以被山而處以為雲鳥之陣陰陽皆備又曰以車騎分為雲鳥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

不妨遊子芟荷衣遊子甫自謂也甫欲參軍謀不妨吾逸態而衣芟荷之衣也屈原離騷篇

芟芟芟荷以為衣芟集芙蓉以為裳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

君次且議諸昆季

馬首見鹽亭地理志鹽亭縣梓州左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

一作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名士美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伍漢炳靈世載其英靈

嚴家聚德星德星復以比嚴氏也異苑陳寔字仲弓省

若相如儻若君平王褒瞻暉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

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殿聞梓州鹽亭人本養家子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此資助邊長歌意無極好

得為州長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或是否



為老夫聽為于偽切

倚杖益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

狎鷗輕白浪浪一作日謂可狎之鷗遊或乎白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列子黃帝備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

每日之海上歸鴈喜青天鴈一作鳥物色兼生意凍雪涼憶去

年

###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房瑄相肅宗以事責官右為漢州刺史西池乃瑄所鑿也寶應二年瑄自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

舊相言房瑄也指言於恩追未行之間則數數遊此湖此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遊湖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為有光輝

政化尊絲熟政是義切尊音純大凡煮尊須用益政以物性最相宜也世說王武子前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

敵此機曰千里蓴羹未下益政千里乃湖名也本草蓴生水中華似身菜三月至八月為絲蓴九月至十一月名現蓴春夏幼長肥滑為絲

尊至冬短為猪  
導亦名龜尊

刀鳴繪縷飛

潘安仁西征賦饗  
人切縷寫刀若飛

使君雙卓蓋

漢制二千石  
卓蓋朱兩幡灘淺正相依

###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羣

池或作亭  
見前篇

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

上應廻首

公以自囚也晉荀勗罷中書今為尚書  
人賀之乃曰奪我鳳凰池何賀我耶

為報籠隨王

右軍

王羲之字逸少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性愛鵝山陰有道士  
好養鵝羲之往觀馬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

當李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王羲之守永嘉五  
馬常相隨騷人為之吟曰旌旆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人愛使君好換

鵝非俗書凡軍札將軍伏鉞闔外晉左右  
列職以將軍守之如唐之觀察節度也

### 答楊梓州

悶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

東州梓州路也

却向青

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

楊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州  
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田之

利在梓州青溪之西号为楊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甫有應載阿戎  
戎遊之句以美之按晉阮籍謂王渾曰与卿語不若与阿戎談戎乃

子潭之

###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

佛書有曰問世尊安穩否

從來不奉一行書

行

郎切

因知貧病人須弃能使韋郎跡也

此公誠之辭也

###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

樊作男兒一生无成頭皓白李陵書男兒生无所成名

牙齒

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

天寶九載明皇納外士之議以明年朝獻太清宮饗

應及郊甫乃獻三大禮賦以預言其事帝奇之長安志大明宮龍朔二年大加恩賞曰蓬萊宮咸亨三年曰含光宮長安元年復曰大明

宮

自怪一日聲輝赫

輝王作烜集賢學士如堵墻

禮射義孔子射於矍

相之圃觀者如堵墻

觀我落筆中書堂

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按新唐書甫獻三賦帝奇之使待

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筆又按開元十三年改集賢院殿為集賢殿麗正殿書院為集賢殿書院院內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

士往時文彩動人主

人主謂明皇也

此日飢寒趨路傍

至德二載甫受左拾遺及房瑄罷相甫上疏論瑄不宜廢肅宗怒出  
蜀卜居 晚將未契託年少年少指嚴武也甫与武父嚴挺之

成都 焉故也按陸士衡嘆逝賦託唐新書甫嘗當面輸心背面笑輸一作論按

未契於右生念將老而為客唐書甫嘗登武床瞻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子武外若不在中街之一日欲殺甫

集吏於門武將出冠挂于簾上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武与甫由是

有隙故甫譏其不以裁相待而有是作也或者又謂唐史氏承范慮  
雲溪友議之誤以公詩考之武求鎮蜀甫再依武相歡洽無恨恨意  
史氏當失之也 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

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蒙卦家家迎薊子薊子訓有神異

薊子壺公皆神仙人以此司馬也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其迫逐

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處處識壺公方術傳費長

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徑跳入壺中長嘯峨

嶺北潛行玉壘東峨嶺玉壘二山皆在蜀潛行謂晦迹也有時騎猛虎虛

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此聯已下公自叙也望雲

悲輶軻輶音坎或作坎軻音可或從土皆不得志也七諫篇然輶軻而留連畢景羨冲融

冲融言司馬養和氣如陽春也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

口倚劒短亭中

此聯言屯戍之兵以防寇盜者也

永作殊方客殘生

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此乞憐於司馬也莊子逍遙遊篇列

子馭風而行冷然善也

### 春歸

此言歸當春時非謂春色之歸也

苔逕臨江竹茅簷覆地花

覆讀去聲甫避楊子琳之亂適東川寇平復以春時歸草

堂喜見其當逕之花覆地而榮也

別來頻甲子倏忽又春華

倏音叔倏忽天疾走也甲子記時節也謂之頻則歷時之已久及歸到草堂驚其景物之變倏忽又春華也按集有云甲子西南異甲子混泥塗皆言其歷時之多也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

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

梗古杏切

吾生亦有涯

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

此身醒復醉

此身一依且應

乘興即為家

### 歸來

此篇叙其父住東川而歸也

客裏有所過作過一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秩

壁魚乾謝玄暉詩陵間尋我屋散秩問所知住秩書衣也壁魚本草謂之白魚爾雅謂之蟬白魚蟬音譚又音尋

郭璞注衣書中蟲一名蚶魚段成式酉陽雜俎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為白魚固知列子朽瓜為魚之言不妄今人呼為壁魚是

洗杓開新醞低頭拭小盤一作低頭憑誰給麪

也麪甫欲得麪麪以造酒也細酌老江干干涯也庾信詩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

虞嚴武鎮成都卒於永泰元年夏四月朝廷有詔崔光遠代之未幾朝廷復詔光遠還朝聽薦人自代光遠遂表郭英又崔

肝光遠之族弟素與英又不平遂舉兵攻殺之亂成都者崔肝也而云蠻夷者蓋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則夷狄之崔肝以

臣叛君無君臣上下之分非夷狄而何甫築草堂於浣花里因避成都之亂遂去之東川亂定復歸成都無虞乃無憂也請

陳初亂時用請歷陳初亂時之事也反覆乃須臾一作斯須大將赴朝

廷謂崔光羣小起異圖謂崔旰中宵斬白馬盟歎氣

已鹿鹿山洽切後漢隗囂傳牽馬劍刀奉盤錯銀遂割牲而

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歎血以飲酒又母亡儉与文

釵同反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歎血解兵為盟又云文欽驍果

猛西取邛南兵北斷劔閣隅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

道也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朱云即揚子琳相正節

正節為印其勢不兩大左氏傳物莫能兩大前漢始聞

蕃漢殊兩卒却倒戈一作兩卒倒干賊臣互相誅

昔漢高刑白馬與羣臣盟今旰乘光遠入朝欲殺英又中夜斬

白馬歎血盟善遂與兵攻英又西取邛南之兵以收揚子琳

相正節此則斷劔閣以自守旰署其黨羽十人為刺史欲相連

結奈何勢不兩大小人見利則爭安能屈已相專是以肺腑各

異如蕃漢之不相入終也焉知肘腋禍戰國策趙報魏賊自

及梟鏡徒梟鳥食母破鏡食父喻賊臣不知君臣之分肘

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龜

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撰



嚴經如士梟等附鬼為兒及破鏡鳥以毒樹果抱成義士皆其子父母皆遭其食漢書志以為獸撈嚴經以為鳥

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左氏僖公五年傳狐裘蒙首一國三公吾

誰適萬人欲為魚唐諱民改作人左氏昭公元年傳劉定公葉禹之功曰吾其魚乎光武紀故趙

從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唱和作威福供範臣有作福

河東但決水灌之可使為魚方崔所適從一唱

凶于孰能辨無辜又攻子琳正節蜀大亂全

而無紀綱正謂一國三公莫知所適從一唱眼前列柵械列

之一和之潛天子威福之柄妄殺死辜

引作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濺一作流

釋名四達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鬼妾一作人妾已殺其主矣則妾謂之鬼妾馬

謂之衢鬼妾一作人妾已殺其主矣則妾謂之鬼妾馬色悲充爾娛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吁嘆辭也前列柵械後吹笙

有法令在自相殺賤子且奔走賤子甫三年望東吳

地理志吳地斗之分野蘇州為吳泰伯之墟泰伯卒仲雍亦傳國至曾孫武王克商因而封之也 弧矢暗江

海難為遊五湖

周禮職方氏揚州之浸曰五湖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雷澤一名太湖一名五湖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雲翻云太湖有五道別謂

之五湖東道長洲松江水南道烏程雲溪水西道義興荆溪水北道晉陵隔湖水東南道嘉興非溪水余以國語考之吳越戰

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當以吳錄之言為是也

不忍竟舍此

舍與捨同復來薤

榛蕪

薤它計切周禮薤氏鄭玄注薤翦也一云除草也故甫荆南復顧四海之內弧矢皆紛亂不敢泛遊五湖又却歸成都受薤草堂之荒穢聊且駐居於此也

在

甫昔於草堂植四松今歸猶在按集有詩云尚念四小松蔓草與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冷又云新松恨不高千尺

步

此松而不忘也

步

此松而不忘也

喜我歸低徊入衣裾

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葫蘆

大官喜我來

遣騎問所須城

郭喜我來

賓客隘村墟

此甫全用木蘭詩体

天下尚未盡

健兒勝腐儒謂兵革之際武夫得志儒道不振也漢黥布傳上對眾折隨何曰為天下安用腐儒哉

飄飄風塵際王作飄飄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疣羽求切

贅之銳切疣贅無用之物甫傷時不已骨髓幸未枯昔者大夫

七十而致政甫年未老而不見用故有是句飲啄媿殘生莊子養生主篇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不斲畜乎樊中食薇不敢餘薇蕨菜也甫言其貧食之薄也昔夷齊隱于首陽采薇而食之古詩食薇

不願餘

### 除草

去藜草也藜音潛又徐炎切山蕪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蠱蠱丑賣切左氏傳蜂

蠱猶有毒其多彌道周言藜草弥滿生於脩遠險阻之道傍往來有觸之者其草之芒刺能螫人其毒

有甚於蜂之蠱也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

為能待高秋

草喻小人道周喻居王之左右君子疾之如芒刺在眼求其所以去之之術春以喻賞秋

以喻罰為待高秋急於去小人者也

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

蘭蕙香草也以此君

子今憲章同為霜雪所殺喻政刑無辨善惡莫分也

荷鋤先童雉

荷胡可切

日入仍討

求轉置水中央豈無雙釣舟

先者謂以身率先之日暮以釣舟載而致之水中此

水化也周禮雍人掌殺草有水火之化是也

頑根易滋蔓

左氏傳无使滋蔓蔓難圖也

敢使

依舊亡

小人立黨以黨滋盛固不可近也

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

松竹有高操君子自守之象小人死去則君子道長而松竹得遂其生養之性也

艾夷不可闕疾

惡信如讎

左氏隱公六年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則善者信矣甫此篇大有含蓄詳玩之頗有味

### 四松

何贇書序閣步文翁房裏月閑尋杜甫宅前松謂此也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

人長

曲禮離坐離立按集有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謂始移小松植於草堂不過高三尺避亂往東川凡經三載矣

今來歸已離立如人長又云賤子且奔走二年望東吳則知甫去草堂及歸時凡涉三歲矣

會看根不拔

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踈柯亦昂藏所插小藩

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

張直庚切撥比末切振撥觸撼貌

得愧

千葉黃

籬以護松旣破則松有觸撼而千葉黃也

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

甫傷兵乱尚不保其故居况吾敢為故林之主而欲保四松之無損者乎

避賊今始歸春草滿

空堂覽物嘆衰謝及茲慰淒涼

按集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是也

清

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婆

以一

聊待偃

蓋張

待一作將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松

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

生人

無根蒂求欲長与松為伴偶理難定也

有情且賦詩事迹可兩忘勿矜千

載後慘澹蟠穹蒼

乃若千載之後勢蟠穹蒼又非五岳之可知何矜惜之有乎玉策記千歲松四邊

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

### 水檻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

郭璞遊仙詩高浪駕蓬萊

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

遊子甫自謂也

門戶無人持

謂持

守也古樂府隴西行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

高岸尚為谷

詩正月篇

何傷浮柱歆

扶持有勸誠

論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恐貽識者嗤既

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

謂岸谷尚有變易於水檻何恨乎水檻駕于巨浪之上為水所

蕩浮柱歆側此以常理但顛危必用扶持也此甫含章意思諷朝廷之材當顛危際莫有扶持者矣叔孫通養廊廟之材非一

木之

臨川視萬里何必攔檻為

此言王者當以天下為度一視同仁恩及無外不可

有此疆爾界之辨諷肅宗示人不廣也

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

遊此言志在江海豈局促於清溪傍柴門而遊為事乎愴惶避亂兵避崔旰之亂往梓州也緬

邈懷舊亡謂遠懷草堂之故林也隣人亦已非謂流寓也野竹獨脩脩

船舷不重扣船胡田切船傍也埋沒已經秋甫昨去成都已經三秋向者所泛扁舟弊

而埋沒於泥沙故不堪扣其舷以節歌也仰看兩飛翼下媿東逝流謂在東川而未及西

歸故者或可掘破船也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數色

角切白屋難久留屢也

王錄事許修草堂其不到聊小詰

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皆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

時

###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

坊在成都

久待無消息終朝

有底忙應愁江樹遠

應音因

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

外誰知酒熟香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老儒艱難時病於

庸蜀歎其沒後方授一官

此老已云歿鄰人嘆亦休竟無宣室召

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

徒有茂陵求

司馬相如傳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取其書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妻曰長卿時為

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之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謝玄暉詩茂陵將見求

妻子寄他食

園林非昔遊空餘遺總在

總音歲疎布也用為靈樞之帳謝玄暉詩總惟飄并幹

浙

浙野風秋



燕入非傍舍鷗歸祗故池  
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

嘆其池館依舊而人不可見也梁孝感詩卧柳尚還生遂有山陽作

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遊作思舊賦濟黃河以泛舟方多慙鮑叔知

山陽鮑叔以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其厚管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

我者鮑叔也世稱管鮑善交素交零落盡

劉孝標絕交論斯賢達之素交歷萬

古而白首淚雙垂

揚旗

一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職按元稹誌公墓曰南劔節度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廣德二年甲辰公年五十二其夏公至錦江作此詩以美其將平吐蕃之難也

江雨颯長夏

江一作風夏曰長故云長夏颯動也府中有餘清

呂氏春秋冬餘也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

謂鄭公持軍嚴肅有異名也詩至止肅肅初建

閱軍裝也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

六一作四駸駸揚旗旌

鮮明也熠熠色來纏風颺急纏一作衝去擘山岳傾此聯言揚旗去來疾速之狀也材

歸俯身盡妙取畧地平虹蜺就掌握虹蜺喻旗也舒卷隨

人輕二州陷犬戎按代宗紀吐蕃陷松維二州或作三州破之柳芳麻廣德元年糧運絕劔南節度高

適不能軍吐蕃陷松維保三州按集公夔江作往在詩曰前日厥羯胡後來遭大戎羯胡謂天寶之祿山也犬戎謂廣德之吐蕃也狄本

犬種今之犬戎指吐蕃也又有云近聞犬戎遠道逃是也但見西嶺青西嶺即雪山也常見

援也華陽雪嶺記西南觀錦城若井底其上積雪千仞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謂

得鄭公來作鎮訓練士卒欲奪所喪之故地也時廷命鄭公拓雪嶺斷底右臂是以威行劔外按集有早秋詩已收滴薄雲中戍更奪蓬

波雪外城此堂不易升易以政切謂食人之祿庸蜀日已空

庸蜀本蠻地漢時始通中國今鄭公來鎮守蜀中已盡靜矣寰宇記益州古梁州也濮庸蜀之地在秦州漢中巴蜀三郡吾徒

且加餐休適蠻與荆甫勉衆且加餐飯無為念慮吐蕃而欲適吳楚以鄭公之故也然甫終去蜀之

荆蠻且以是辭以美鄭公也王粲七哀詩復奔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

代塞先切

大火復西流

大火心星也火西流則寒將至也幽風七月流火左

氏哀公十三年傳冬十二月蠡季孫問仲尼仲尼曰

飛雨動花屋

蕭蕭梁棟秋窮途愧知己

窮途甫自謂知已指嚴武也

暮齒借前籌

甫依武於蜀武辟甫為幕府從事故甫言其晚年而得預節度府參謀也漢張良願借箸以籌之

已費清晨謁

那成長者謀

長丁文切甫言日過武廳謀軍府事非能成長老之謀也

解衣開北戶高

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

待我礼數寬厚不以幕府屬官拘檢之也

節爽乃詩題所謂立秋日氣清爽也甫素有渴疾惟得涼

則少蘇也主將歸調鼎

書說命若作和吾還訪舊亡

還朝故甫期以入相吾欲隨之扁長安也鮑照詩去鄉三十年復得還舊上

### 軍城早秋

### 鄭國公嚴武作

昨夜秋風入漢關

借漢以言唐也

朔雲邊雪立兩西山

即雪山

山也謂其冬夏常積雪故也

更催飛將追驕虜

漢匈奴常號李廣為飛將軍驕虜指吐蕃也

莫遣沙場匹馬還

此戒之之辭也春秋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

奉和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

嫋奴鳥切長嫋兒九歌嫋々兮秋風

玉帳分弓射虜營已

收滴博雲間戍

滴博屯戍之地名雲間以言其高也

更奪蓬婆雪外城

城名也按編年通載廣德二年嚴武破吐蕃于當狗城克蕪川城吐蕃傳天寶二年已前王昱兵攻蓬婆嶺輸劍南粟餉軍則蓬婆遠在

雪山之外也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院中一作使院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踈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時

落

王逸荔枝賦綠葉榛榛朱實叢生又潘岳笙賦歌曰棗下纂々朱實離々

階面青苔先生自生復有

樓臺街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

信吾兼吏隱名

言浣花之開似笑我離草堂而兼名幕府參謀也晉山濤嘗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

非隱若以元禮為龍門則當點額暴鱗矣

到村

碧澗雖多雨釋山夾水曰澗秋沙先少泥先陳作亦先見切先後也蛟龍

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謂為劔南節度參謀也歸來散

馬蹄稻梁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言既離草堂而入使院則荒迳生草反相迷矣蓄

積思江漢蓄積猶鬱結也思江漢以濯之耳頑踈感町畦町他典切畦胡圭切隴畝也畔埒也

仍思一婦也莊子人間世篇彼且為町畦亦為町畦暫酬知

己分還入故林栖知己謂嚴武言况稍酬報知己之分乃遂歸草堂之故林爾王元長詩野鳥棲故林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魏明帝詩雙梧生空井詩家用井梧自此始矣獨宿江城蠟炬

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在再音

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伶郎丁切俜普丁切失所

貌甫遭亂奔走自廣德二年逆彊移栖息一枝安甫時寓嚴武幕為參謀特

一枝之安也莊子逍遙游篇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 遣悶奉呈嚴鄭公二十韻

白水漁竿客

後漢那國志廣漢郡有白水縣注山海經白水出蜀而東南入江

清秋鶴髮翁

鶴髮者耆老之相庾信賦子老矣鶴髮雞皮

胡為來幕下祇合在舟中

甫言暮年正可

為漁釣之遊不當來為幕客也

黃卷真如律

言詩書以禮法繩人也

青袍也自公當

音夜甫謂不卑小官也詩羔羊自公退食

老妻憂坐痺

痺卑利切

幼女問頭風平地

專敬倒分曹失異同

言其散秩在府中所坐之曹不專其事而分之不知為異為同也

禮甘

衰力就義忝上官通

上官指嚴武也甫得預府幕忝通於上官矣

疇昔論詩早

甫嘗與武論詩居在早年矣

光輝仗鉞雄

武今持斧鉞之威來守蜀也

寬容存性拙

翦拂念途窮

謂嚴武奏請為參謀也劉孝標絕交論顧聘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

露裊思藤

架衰音

煙霏想桂叢

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

此下兩聯言

身雖在幕府而有山林之念故如龜之在網鳥之在籠也

西嶺紆村北南江遶舍東竹

皮寒舊翠椒實兩新紅浪艤船應拆杯乾壅即空藩

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此四聯甫述草堂之興恐其差無而有歸休之意也束縛酬

知己蹉跎効小忠言性雖疎散當束縛以酬知己年雖蹉跎不足以負任責亦當効小忠也周防

期稍稍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

尋別業別業指草堂也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言如烏鵲之微力不足以

任填河之責也俗傳七月七夕烏鵲填河成橋以度牛女驚駘怕錦幪又如驚駘之蹇體不足以被錦幪之飾也

徐陵詩玉銜繡纒會希全物色將放倚梧桐物色謂形容之衰老也甫仰望

嚴鄭公之知己者異保其天年遂其真性放令歸倚梧桐以自樂也

### 西山 三首

夷界荒山頂番州積雪邊成都記西山冬夏積雪不消築城依白帝

依一轉粟上青天昔公孫述都成都自號白帝其所築城在高山之上本曰白帝城是已今甫言荒山之頂

築城依做白帝所以轉粟之艱難如上青天者也蜀將分旗鼓以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勢逼近蜀故分旗鼓以

禦之羌兵助鎧鋌一作井泉鎧苦海切甲西南背和好殺氣

日相纏好以吐蕃背先帝時盟

辛苦二城戍長防萬里秋明皇還蜀後蜀東西兩川為兩節

險絕運糧東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不聽煙塵侵火井

賦火井沉焚於幽泉高焰飛燭於天垂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

斗蓋家火煮之不過一二斗蓋耳博物志臨印縣南百里火井深二

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雨雪閉松州言松州已陷而閉風動

將軍幕幕一作蓋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謂賊壘之多也

回首得無憂

子弟猶深入子弟言充關城未解圍鐵崖鐵馬瘦字

記鐵崖關在永康軍西北四十七里灌口米船稀寰宇記灌口山在永康軍道守江

灌口古所謂天彭關也此四辯士安邊策辯士說元戎決勝



威

元戎主將也

今朝烏鵲喜

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

欲報凱歌歸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時王在梓州初至斷

酒不飲篇中有戲述

西漢親王子

假漢以言唐也漢中王瑀乃讓皇帝之子汝陽王璣之弟代宗親王叔父也

成都老

客星

甫自喻也有如嚴光与光武同宿太史占客星犯帝座也

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

螢

秋一作飛王瑀乾元元年出刺蓬州与甫相別五歲矣

忍斷杯中物

且進杯中物

眠看

座右銘

眠一作祗王作眠當從之昔崔瑗子玉有座右銘

不能隨卓蓋

卓蓋指漢中王也漢制二千石朱轡卓蓋

自醉逐浮萍

策杖時能出

能王作登謂早出也

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

甫言王因

酒得病卧而不起遂斷不飲也

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

蜀都賦觴以清醪一醉累月

江魚美可求

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

終思一酌酹淨掃鴈池頭

西京雜記梁孝王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寰宇記漢州有鴈橋以水有金鴈隱於此他日暖則見影故名或謂天后時諸卿大夫晦日

重宴高文子林亭冬賦詩而高矯詩云駕言尋鳳侶又云乘顧俯鴈池以是知鴈池之名其來尚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警驅動貌策可

無益亦猶以策擊馬得其驚動也莊子警策我也文賦乃一篇之警策梁鍾嶸作詩品云陳思贈弔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靈運

鄴中士衡擬古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搗衣之作皆五言之警策者也猶憶酒顛狂依一魯衛彌

尊重喻汝陽王漢中王乃天子之叔父兄弟俱領重鎮也論語魯衛之政兄弟也徐陳畧喪亡以徐

琳喻天寶中曳裾王門之賓客友已多士矣魏文帝與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畧盡也空餘枚叟

在應念早升堂枚叟者乃甫以梁王兔園之客枚乘自喻也甫言朋友凋喪惟漢中王兄弟與甫在應念昔日

結交之時不宜今日相弃也雪賦召鄰生延枚叟論語由也升堂矣

###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不開輕絨冕倉頡篇絨綬也說文大夫以上

冠冕但見避風塵甫以左拾遺出為華州功曹而遂自罷官若一輕絨冕者但以風塵之警言不得不避亂也

別星橋夜華陽地志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三移斗柄春以志時也斗杓隨時

而指於昏指東則為春矣三移則三年矣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也

**亡非赤壁**言潼關之敗兩京遂陷其禍酷烈殆非赤壁之比也阮元喻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曰昔赤壁之役遭罹疫氣燒

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控抑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周瑜所能敗也**奔走為黃**

**巾**為于偽切黃巾以喻祿山也後漢皇甫嵩傳鉅鹿張角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靈帝中平元年一時

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冠青部避地徐州逆賊數千人自號黃巾又鄭玄傳會黃巾冠青部避地徐州**子去何**

**瀟灑**子指王侍御也**余藏異隱淪**南因奔走避寇遂成隱淪非本志也餘詳見前注**書成**

**無過馮**言欲寄書而乏便也蘇武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使復至匈奴常東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通

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條帛書言某等在其澤中故危彥龍詩寄書雲中鴈為我西北飛是也**衣故有**

**懸鵝**公自叙其貧也荀子子夏貧衣如懸鵝**恐懼行裝數**數色**伶俜卧疾頻**

伶郎丁切俜普**曉鷺工迸淚秋月解傷神**春鷺秋月人所賞翫而鷺所工

丁切失所兒**會面嗟鰲黑**龍門鰲無股

者在於進人之疾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雖疾病之所感者**令悽話苦辛**謝靈運廬陵墓下詩含悽**接輿**

還入楚 言甫自蜀適荆衡故以接輿為比也接輿楚人論語楚狂接輿是也 王粲不歸秦 自喻

歸長安之故鄉故又以王粲為比也謝靈運擬魏公鄴公詩序去王粲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詩曰整裝辭秦川秣馬赴

楚 壤 錦里殘丹竈 言去錦城之久空 花溪得釣綸 言浣溪之人得我前

日所遺之 消中祇自惜 消中甫自謂有消渴之病也 晚起索誰親 索蘇

謂流寓索居而無骨肉之親也或謂索音求索之索亦通 伏柱聞周史 柱史比王公之為侍御也劉向列仙傳李

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 乘槎有漢臣 乘槎豈非

養精氣轉為守藏史王康琚詩老聃伏柱史 鴛鴦不易狎龍虎未宜馴 言王侍御

羨王侍御嘗使吐番乎 客即挂冠至交非傾 餘見查上憶張騫注

親近如鴛鴦龍虎之莫能狎馴也古樂府莫狎鴛鴦侶曹植曰嗟龍虎之未馴 蓋新 時王侍御守漢州甫自秦亭奔拾遺而來今一見之有如舊相

識也晉葛洪掛冠不仕孔叢子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傾蓋 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

而語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死無心取賤貧 言共遭亂離而為心友真可以託死生而不以甫之貧賤為恥也 偶然存蔗

羊幸各對松筠 麕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

穩長如男大卷書勻兩聯通義言粗糲之飯依如他日所以窮愁者在乎女長男大則婚嫁之事來

相迫矣湖口江如練湖音崩切又普永切此以下言王侍御之所居也樂史寰宇記李水擁江作湖曰湖堰在

庭堅云蠶崖在茂州帶雪山普言云蠶崖在松州名園當翠巘魚寒野棹沒青蘋王洙云蠶崖

屢喜王侯宅王侯宅統言王侍御與嚴鄭公也時邀江海人甫自謂常為嚴鄭公王侍

御顧也追隨不覺晚欵曲動彌旬但使之蘭秀甫期与王

之芬芳有如芝蘭之秀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也或謂

棟宇隣甫章堂在成都浣花里王侍御所居在導江縣故有是句陶潛答龐參軍四言詩歡心孔洽棟宇惟鄰山陽

無俗物言王侍御之門下无俗客也向秀与杜康為竹林之遊經康所居之山陽作思舊賦云濟黄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

舊居阮籍謂王戎曰俗物以復來敗人意鄭驛正留賓也史記鄭莊為太子舍人嘗

致驛馬於長安諸郊出入並鞍馬鮑昭詩鞍馬光昭地光暉茶席珍

請謝賓客夜以繼日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闔少城張儀

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所築石鏡通幽鬼蜀王葬其妃琴臺隱絳脣琴臺乃司馬相如彈琴之

也所餘並見前注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荆榛此兩聯又寓意傷鄭公之死朋舊凋夜今幸遇

王侍御禮待之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此聯以下甫自叙其依王侍御

也或者又謂此以結上句初以石鏡送終今墓中之人已糞土矣以琴結夫婦之好今則徒生荆棘矣既往之事為可弔則致酒觀碁以遣懷

區區甘累趼趼古典切足瘡也莊子百舍重趼而不息稍稍息勞筋網聚

粘圓鮒絲繁煮細專專音純水菜也此聯又言歸浣花草堂之樂也餘見前注長歌敲

柳癭瘿於郢切謂鑄也瘿也曹植詩我有柳癭瓢是也小睡凭藤輪藤輪謂車也謝鮑詩花蔓引藤

輪是也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忘无放切浮生難去食良

會惜清晨列國兵戈暗令王德教淳要聞除襍偷襍烏

八切偷勇主切襍偷獸名喻盜賊也尔雅釋獸襍偷類羆虎有小食人飛走郭璞注羆大如狗文如狸淮南子本經訓襍偷為害堯使羿殺之万民皆喜休作畫麒麟但以除襍偷為心不必志於畫形麒麟閣上也餘見今代麒麟閣注洗眼

看輕薄輕薄言交通之不終者甫盖有激而云耳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

古重雷陳

甫之望王侍御者至矣後漢陳重与雷義為友時人語曰膠膝自謂堅不如陳与雷

送舍弟穎

穎一作穎

赴齊州二首

齊州古之濟南國也按集大厯三年

有懷穎觀諸弟詩又有弟觀迎親就當陽山居詩又有隴右月夜憶弟詩又有弟豐獨在江左詩又有弟觀藍田迎婦詩甫四弟觀豐穎已見於詩舍弟占滎章堂檢校詩云久客應吾道相隨獨尔來是也

岷嶺南蠻北

岷嶺蜀之岷嶺山南蠻南詔蠻也

徐關東海西

徐關齊地也言弟穎自岷

蜀起發而之文月而來蜀則亦以蜀為絕域大抵言異方也

此行何日到送汝邁行啼絕域惟高枕公自中原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

迷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

江通一柱觀

觀古玩切荆州記江陵有臺上有一柱眾梁拱此或云荆州有一柱觀土人呼為木履觀十道志一

柱觀荆州臨川王起眾梁萃一柱麟角類事江陵臺甚大惟有一柱眾梁拱之晏元獻典類荆州臨川王義慶立觀其大但一柱

落望鄉臺

成都記隋蜀王秀所創

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

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

去旁干戈覓

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

公自言也時吐蕃未息故戎服以在防戰之地也昔趙武靈王

好胡服士皆短衣

匹馬逐秋風

言弟穎之行色也

莫作俱流落長瞻碣

石鴻

淮南覽冥訓鉗且大丙之御去鞭奔策車莫動自奉馬莫使自走不招拍不吐叱遇歸鴈於碣石軼轉雞於姑餘又絕交

論軼歸鴈於碣石附騏驥於旄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再至成都所作

嚴鄭公堦下新松 得嚴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作隱踈翠近珠  
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露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  
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

得香字。此二詩甫之措意極為深遠以意逆志李者當自思矣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鐏涼  
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得忘字

沱水臨中坐

沱唐何切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今成都則梁州之域也寰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是也

岷山到北堂

到一作對岷山蜀之岷峨也山海經岷山江水出焉

白波吹粉碎青嶂

挿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

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藥亂拂黛

石羅長谷暗非關雨楓丹不為霜秋成玄圃外城淮南

子墜形訓崑崙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又曰崑崙之景物洞庭傍地

志洞庭湖名在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

亡聲道難忘晉謝安寓會稽與王羲之高陽許詢桑門支道遊

放情亡聲及薨贈太傅故靈運述祖德

###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得溪字。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王彥輔云即汚池也在錦城西

湍駛風醒酒駛苦夬切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

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古今注鴛鴦匹鳥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巢傾

翡翠低異物志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用以爲飾莫須驚白鷺爲伴

宿清溪甫指浣花溪爾

初冬

垂老戎衣窄

謂作參軍謀也歸休寒色深

休一作來時方成屯以防吐蕃歸休謂休假以

洗沐也

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

著張略切

日暮習池醉謂陪

嚴鄭公出也晉山簡鎮襄陽習氏有佳園池簡日出遊輒醉而歸

愁來梁甫吟

甫以諸葛亮自比也昔亮憤漢

衰亂嘗作梁甫吟今甫之愁其亦厭唐室之亂乎

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

廣雅天竺出細織成魏略大秦國用水羊毛木皮野繭絲作織成皆

好色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

掉徒弔切搖也古今注鯨海魚

也雌

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

逶迤委曲貌此兩聯皆叙織段之紋也

客云

充軍褥承君終宴榮

宴榮謂安榮也

空堂臙魅走

臙魅一作魍魎空言言堂

上無所有四壁徒立而臙魅走言鬼神驚駭此物也

高枕形神清

言爽人神思也

領客珍重意

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

左氏傳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施之混柴荆

言柴門荆戶適足以混汚此物不相稱也

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

程謂法度也先王之制衣服器用皆有尊卑貴賤等

差不得奢僭踰法者也

今我一賤老桓褐更無營

桓一作相嬰

煌煌珠宮物

蒼頡篇煌煌光明也珠宮謂龍宮也

寢處禍所嬰

一作相嬰

也此乃貴人寢處所用一賤老受之恐增其禍耳

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

有權柄衣馬自肥輕

甫歎息是時當權之士奢侈自大徒務乘肥衣輕不以干戈亂未息為念也

論語乘肥馬衣輕裘

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

未詳來瑱賜自盡氣

豪直阻兵

瑱陟刃切來瑱為襄陽節度使上元三年肅宗追入京裴茂稱瑱屈彊難制宜早除之代宗潛令裴茂圖

之瑱擒茂妻子於漢江瑱入朝謝罪代宗怒貶播州縣尉翌日賜死於鄭縣

皆聞黃金多坐見悔

吝生

吝一作吝如李鼎來瑱之徒黃金雖多各罹禍

柰何田舍翁

甫自謂也受此厚貶

情錦鯨卷還客

卷與

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

茹藜羹

茹一作飯茹食也甫言自古驕侈取飲者多矣不如卷此物還客惟振其粗席之塵苟足安居而已豈有茹藜之賤

可亭此奢麗之物耶甫傷兵革之際生民有不得其食不得其居處者我何忍獨安乎此又自以卷還客始竟心懷和平足知甫之所養於中者宏深雖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 至後

一作至節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

歲時記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添長一線又唐雜錄宮中以女功揆日之長

短冬至後日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按集有至日遺興詩云愁日愁隨一線長又小至詩云刺繡五紋添弱線

遠在劍

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

甫自言只服九品服

金谷銅駝非

故鄉

金谷園銅駝街豈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景乎劉禹錫揚柳詞云金谷園中鸞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

梅

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

望叶音忘棣萼喻兄弟我集有云弟妹各何之

是也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數叢

後漢劉延傳注綿州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地十道志有紫巖山綿竹之所出焉綿竹蓋產於此山也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

亭亭高貌

江上金盃則無

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頗為草堂迴

為于鵝切鵝鴨宜長數數色主切柴荆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

更須栽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易以敗切匡床竹火爐淮南子匡床弱席非不益許慎注匡安也寒天

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群仙

不愁思冉冉下蓬壺蓬壺乃神仙所居之山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山焉曰方

壺蓬萊是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

由化靈仙之所密宅人間長見盡老去恨空聞范蠡扁舟小謂山水圖

所畫之舟也國語范蠡為越王句踐滅吳反至會稽  
辭於句踐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王喬鶴不群

鶴或作鵠古字通用此謂山水圖所畫之鶴也劉向列仙傳王子喬  
者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相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  
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此生隨萬物何路出塵氛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床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

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竝坐得或作相仙老

暫相將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

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仙

棲息其上

### 贈別賀蘭鈺

鈺思廉切

黃雀飽野粟群飛動荆榛黃雀物之微者一飽之外則無所求以此當時俗士之饜淺者也

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此傷賀蘭而問之老驥倦驥首甫自喻如

老驥之倦舉頭以求人謂無伯樂以知已也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而不能上

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裹之於是  
倦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見伯樂之知已也  
蒼鷹愁易馴蒼鷹

作飢甫以賀蘭喻如蒼鷹之愁則隨人苟於食養易為馴押也  
志曹公謂陳登曰特呂布譬如蒼鷹飢則為用飽則拂去晉載記權

翼曰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  
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  
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

貧自古賢士君不見知未免  
艱累乎飢負何獨賀蘭乎國步初返正謂肅宗收  
復京師也乾坤尚

風塵謂史思明尚  
吞噬相備也悲歌鬢髮白甫為國  
家憂也遠赴湘吳春謂

移居夔州既而  
下峽適荆吳也  
我戀岷下芋岷山蜀之岷峨也地產芋魁可以  
充糧凶年不能飢甫既去蜀故憲

岷山之芋也前漢食貨志蜀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  
沃野千里有踰鵠至死不飢顏師古曰踰鵠芋也  
君思千里蓴

尊音絕水菜也吳地出蓴菜鱸魚賀蘭在蜀忽思吳中之蓴蓋感其  
物而思其人故也晉張翰吳人也守官京洛忽思蓴菜遂去官而歸

世說陸機云千里蓴菜未下  
生離與死別屈原九歌悲莫  
悲兮生別離自

古鼻酸辛後漢公孫述傳可為酸鼻廣陵思王荆依飛書與東海王疆  
太后年老逐斤居邊觀者鼻酸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求泰元年乙巳在成都所作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

謂酒也南都賦醪數徑寸浮蟻

若萍釋名酒有沉齊浮蟻在上周使信謝賜酒詩浮蟻對春開

鷗泛已春聲

南越志鷗水鳥也在漲海中隨潮上

下三日風至乃去

藥許鄰人斲

公之不吝如此按集有天寒斲茨之句謂以鐵錐斲也而得之也

書

從稚子擎

言文書多任稚子也

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公自歎老而猶參嚴

鄭公故人

之幕府也

###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

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

隋甄文志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跡寄朝廷舊

南歷仕玄宗肅宗代宗之三朝也

情依節制尊

甫入蜀依劍南節度嚴鄭公幕府以為參謀也

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

公欲在嚴鄭公之駕

故以陳平之貧以激之陳平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甫乃長安人燁地於蜀去故鄉

有萬里之遠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秋與賦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桃

源自可尋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行窮其林盡水原捨船而入豁然開朗土地平

廣黃髮垂鬢怡然自樂便要還家皆出酒食數日辭出遂迷不復得路艱難味生理味一作饑飄

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蜀郡廣漢郡犍為郡為三蜀也蹉跎又六年公自乾元二年冬到蜀至今永

泰元年凡六年矣客身逢故舊甫與嚴公乃世契甫寓於蜀嚴公又節度劍南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

發興自林泉過嬾從衣結王隱晉書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洛陽止宿白社中拾得殘碎繒

輞結為衣號曰百結衣文中子曰董威輦大雅吟幾於道威輦晉重京字也頻遊任履穿莊子山木

穿貧也史記滑稽傳齊人東郭先生貧困飢寒履有上無下藩籬無限景陳作藩籬頗無限冰心意

買江天買一作向謂江天恣意賞眺不費錢也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石鏡雪山並見前注赤管隨王命甫為檢校尚書工部郎故有赤管也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

雙銀章付老翁銀章方賜朱服也故次篇有垂朱絨之句豈知牙齒落東方朔

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名玷薦賢中甫數暮年而膺嚴鄭公之薦碎也

扶病垂朱紱甫嘗病渴以今歲方賜緋魚袋也歸休步紫苔歸休謂休假以沐浴也沈

休文客位紫苔生郊扉存晚計顏延年詩側聞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此乃衰暮者之計也暮府媿

羣材甫自謙也燕外晴絲卷卷與捲同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

驚問我數能來

羣盜哀王粲魏王粲字仲宣嘗避乱客荆州中年召賈生漢文帝謫賈誼為長沙王傅後

歲餘思誼徵至宣室登樓初有作粲在荆州思歸嘗作登樓賦夢弼謂甫時避地在蜀依嚴公故自比王粲也

前席竟為榮帝方坐宣室受釐因感鬼神事而問之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夢弼謂甫以晚年蒙

嚴公薦辟檢校尚書員外郎故自比賈誼也宅入先賢傳先賢傳荆州有王粲之宅才高處士

名謂誼之才高出乎處士之右矣應劭風俗通處士者隱居放言也異時懷二子二子謂王粲賈誼也春

日復含情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  
塹北行椒却背村  
行胡岡切列也  
梅熟許同

朱老喫松高擬對  
阮生論朱阮乃劍外相知也

欲作魚梁雲復湍  
復一作覆讀去聲  
因驚四月雨聲寒  
青溪先

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魚梁旁竹積石橫截中流以為魚梁之區也以溪下有蛟龍時

與雲雨魚以魚梁人之所利也而公不敢犯害以就利異乎世人徑行直前惟利是謀也

兩箇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行胡岡切  
總含西嶺千

秋雪西山白雪門四時不消  
泊東吳萬里船  
甫欲南下乘萬里之船而歸東吳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  
色過棕亭入草亭  
苗滿空山慙取

譽甫自喻也藥者如本草所載各以其土地知名於世  
根居隙地怯成形  
今所種之藥在空隙之地

欲成似物之形而怯於人之所易見也

營室

我有陰江竹

甫植萬竹於院花溪之草堂按集有詩云入能門四松在步堞萬竹疎即此陰江竹是也

能

今朱夏寒

爾雅夏為朱明纂要夏曰朱夏

陰通積水內高人浮雲端甚

疑鬼物憑

甚一作如

不顧剪伐殘

詩甘棠勿剪勿伐

東偏若面勢

竹以陰東射之日隨其所向之勢也考工記審曲面勢

戶牖永可安

謂戶牖之間庶無多氣水可以安佚也

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洵洵開奔湍

甫避亂適梓閬復歸成都再營築屋室伐竹千竿以為用謂愛惜此竹凡六載矣今晨不顧鬼物之護而剪伐之故見白日而開奔湍也

度堂匪華麗

度徒洛切

養拙異考槃

甫言藏拙於草堂之間非若碩人考槃之成槃也詩

衛國風考槃章句毛萇傳考成也槃樂也陳少南謂考擊也槃器也考擊其槃器而竟寤之也

草茅雖薙衰

病方少寬

除草曰薙言雖有薙草之勞而吾之衰病可少寬也

洗然順所適此足代

加餐

古詩上言加餐飯

寂無斤斧響

甫草堂茅茨不剪椽柱仍不斲削蓋順其所適故无斤斧響

也庶遂賤息權

賤起例切息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堂貲

客裏何遷次

次乃次舍任次謂遷下此居也陳樂昌公主詩今日何任次新官對舊官江邊正寂

寥肯來尋一老

一老甫自稱也詩十愁破是今朝言司馬弟之來

破我之愁也

憂我營茅棟携錢過野橋題注他鄉惟表弟還

往莫辭遙

挈家下戎渝忠所作

宴戎州王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

謂景之勝雖絕矣而驚其身之已老我之身雖老而發其興則奇

也座從歌妓密

傳毅舜賦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密座樂任主人

為

樂音洛謂歡樂之事一任主人為之也

重碧拈春酒

拈一作拓一作擎拈魚兼切指取物也按元鎮元日

詩羞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歲假詩歲酒先拈餅不得以此知拈酒乃唐人之語也拈或作酌非是輕紅擘荔枝

拈春酒擘荔枝此主人用歌妓為樂者也

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

昔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此甫以桓典比嚴侍御也

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

雲雨散喻別離也宋玉高唐賦秋芳如風凄方如雨風止雨霽雲無

處所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兩

虛費短長吟

古詩有長短吟

山帶烏蠻闊

馬州西有

烏白蠻梁益州記雋州雋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蠻

江連白帝深

公孫述以求安為白帝城烏蠻闊白帝深

皆言其阻遠也

船經一柱過

十道志一柱觀荆州羅含宅臨川王建眾

柱眾梁拱之晏元獻典類荆州臨川王義慶於羅公洲立觀甚大但一柱

留眼共登臨

留一作帶

撥悶

一作贈嚴別駕

聞道雲安麴米春

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安軍麴米春乃唐之酒名也

纔傾一盞即

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

遙怜汝

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汝工為三老今俗謂之翁

挨柁開頭捷有神

開頭一作鳴鏡挨縛

結切柁吐羅切皆行船貌

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唇

聞高常侍亡 忠州作。舊唐書永泰元年正月已知左散騎常侍高適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 黃門省侍中散騎對掌密命入

直殿中故潘岳秋賦云寓直散騎之省蓋騎省深嚴若今從官直舍非今所謂省也按漢書豹尾比省中注凡省皆禁禁字元右父諱

故改禁為省又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祕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以

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班固傳鄭寬中張禹嘗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何殊地下郎 王隱晉書蘇韶

已死其弟問地下事韶言致君丹檻折 新唐書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按前漢朱雲上

書願斬佞臣張禹文帝怒曰小臣廷辱師傳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哭友白雲長 自渝州望長安而哭

為白雲長矣說者又曰謂獨步詩名在 適有詩名於唐魏曹子建與揚德祖書曰僕少

好文章迄至于今二十五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

孔璋鷹揚於何朔又南史王筠字元礼沈約謂筠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 步 祇令故舊傷

宴忠州張使君姪宅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 舍舊宅也陳作巷晉書阮咸與



叔父藉為竹林之游咸與藉君道南諸阮居道北比阮富而南阮貧也夢弼謂此甫以阮咸比張使君以阮藉自比乃知叔姪之相得者矣

不是怕胡灘

胡王荆公作胡胡灘忠州下惡難也

樂助長歌送林饒

旅思寬

林一作杯夢弼謂當以杯為是

昔曾如意舞

如意乃所執之物首石崇嘗以鐵如意擊碎珊瑚

朝樹王戎嘗以如意起舞餘如前住

牽牽強為看

左氏傳牽率老夫

### 禹廟

忠州作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招魂篇仰觀刻棟畫龍蛇盧照鄰文翁講堂詩空梁无燕雀古壁有丹青

雲氣噓清壁

一作垂雲氣生虛壁

江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

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標隨行

山林刊木通道以治水也輶音春標力追切史記河渠書禹湮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踏履山行即橋檣音絕橋一作輦

疏

鑿鑿控三巴

生乘鑿乘鑿生後昭是為三巴人也巴者泉東南流

曲三折如巴字故名三巴又三巴記曰閬泉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三巴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為三巴華陽國志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太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獻帝時征東中郎將安漢趙建建議分巴為二部騰欲

得巴舊名故曰巴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永寧為永寧郡胸忍至魚腹為固陵郡巴遂分璋復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徙龐義為巴西太守是為三巴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及后疏鑿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今隸夔州路

忠州三峽內前注井邑聚雲根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北極孟取五嶽之雲觸石而出則

石者雲之根也 小市常爭米後漢劉寵傳注引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

市也春秋井田記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為市井孔奮傳胡市日四合注古者為市日三合周禮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時而市販婦為主今人貨繁故日四合

客淚空一作豈過客甫自稱也老子三十五莫覓主人恩主人指張

使君前篇有宴忠州張使君姪宅詩淹泊仍愁虎伯一作傳深居賴獨園金剛經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

唐舊書永泰元年四月嚴武薨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如一作知非言嚴公之母尚健

如宿部曲異平生言部曲有異於存日也續漢書百官志將軍

昔耶部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風送蛟龍雨以嚴

人鮑照東武吟將軍既即世部曲亦罕存晉書齊王攸遷驃騎將軍時驃騎

蛟龍則風之所送者蛟龍兩也天長驃騎營當罷營兵士數千人憲攸恩德不

肯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謂嚴君有恩德遺傳於後人使

到雲安所作雲安縣楚

贈鄭十八賁

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謂鄭賁有温潤君子之德使我得

惟德之基靈芝冠眾芳安得闕親近謂鄭賁如芝蘭玉樹之

其可闕於親近乎劉子与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甫之

善人君如入芝蘭之室衆人皆竟其不歸故鄉殊不知竄身以避寇豈實為素隱

耶晉孫綽嘗都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吏非吏隱非隱細人尚

姑息

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

肯哂

西式忍切笑也安一作焉謂小人唯以姑息小惠相需潤海

其高懷而有識者也

卑飛欲何待

言鄭貴官雖卑不辭低飛蓋待時而後動也

捷徑應未忍

不忍為仕途捷徑枉尺而直尋耳張衡應問曰捷徑耶至我不忍以投步千進苟容我不忍敏高曹大家東征賦遵通衢之大道方求捷徑

欲誰從靈藏用傳士大夫指嵩山終南為仕途捷徑

示我百篇文詩家

一標準

交屈宋牢落值顏閔

甫言當羈離之際得接遇鄭貴亦足以慰牢落之情也屈原宋玉言其有文章

者也顏淵閔子騫言其有德行者也

水陸迷畏途

畏一作長言盜賊充斥天下茲可畏也莊子達生篇矣畏途者

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藥餌駐脩軫

言以丹藥延年也江道賦駐脩軫乎平原

古人日已

遠青史字不泯

青史者殺青竹簡之史也

步趾詠唐虞

堯居陶唐舜居有虞因以為號

追隨飯葵董

葵董謂蔬食也雖居蔬食之貧而乃行歌堯舜之道以自樂也尔雅釋草芹葵注今水中芹菜齧

若董注今董葵也葉似椰子如米泔食之滑

數盃資好事異味煩懸尹

好讀去声時感好事

縣尹相餽餉也

心雖在朝謂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宜

為敏

甫心雖欲朝謂奈肺疾矛盾不合心願見衰老欲排金門尤非本意也左氏傳魯人以為敏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

張景陽詩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

菊蕊獨盈枝  
舊摘人頻

異

言舊時摘採菊花之人頗改易而不聞也

輕香酒暫隨地偏  
初衣袷

袷古袷切說文無袷

衣也陶潛詩心遠地自偏秋興賦御袷衣

山擁更登危

風俗記九日登高以穢文厄

萬國皆戎

馬

老子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酣歌淚欲垂

荅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

過古禾切經也畦戶圭切菜圃也

花殘步履遲

履音逆切履也

把

文驚小陸

此南羨其弟鄭十八之能文比之陸雲也晉書陸機為大陸雲為小陸二陸皆以文章知名

好客見

當時

好讀去聲此又以鄭十七之喜客比之鄭莊也前漢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觀賓客夜以繼日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

周禮夏官司馬凡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按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吐蕃等寇奉

天京師大震帝自將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故曰西征

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

猶

獨不忘舜謳歌

忘毋放切謂閩外之亂蜀人聞之心駭而所謳歌不忘者猶在乎舜也孟子不謳歌堯之子而

謳歌

天險終難立

劍險乃天設之險甫言西蕃能犯之終難存立矣易曰天險不可升也或者又謂甫以崔

肝乱成都故避之東川然肝雖叛民心未忘唐室雖據劍閣之險終難自立也

柴門豈重過

重儲用切再也過古

禾切經也甫思成都之草堂未可再歸也

朝朝巫峽水遠返錦江波

返文透切注也深懷成都

之意錦江巫峽水徒相通而不能即返焉

萬里橋西宅

西一作南誤也

百花潭北莊

甫之草堂在浣花萬里橋之西地有百花潭按

集甫有詩曰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北即滄浪是也

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

雪嶺

界天白

前注

錦城曛日黃

曛謂黃昏時也餘見前注

惜哉形勝地

張孟陽劍

閣銘曰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回首一茫茫

以西山尚有屯戍恐蜀受其禍故嘆息形勝之地而憂之也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永泰元年到雲安所作

八哀詩并序

昔詩人作黃鳥之詩以哀三良故魏曹植王粲皆因之作七哀詩用之八哀意原于此也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數舊懷賢終于

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王思禮高麗人也入居營州少習戎旅隨父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

與哥舒翰對為押衛及翰為隴右節度思禮事翰後加守司空上元二年以疾薨贈太尉諡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

東夷謂高麗也

童稚刷勁翮

謂修整其儀矩也

追隨燕薊

兒

燕薊兒指王忠嗣忠嗣為幽州節度思禮隨之歸朝也

穎銳物不隔

銳一作脫謂穎銳如囊中錐其穎必

脫也按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毛遂願備負而行君曰士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遂曰使遂早得

如囊中乃穎脫而出也

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

沙石曰磧言意必欲掃蕩夷狄矣

未甚拔行間

行戶郎切謂行伍之間也

犬戎大充斥

充斥猶言盛大也思禮在行伍之間

未顯奈犬戎無憚恣入寇也左氏傳盜賊充斥

短小精悍姿

前漢郭解為人短小精悍又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

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

屹然強寇敵

言屹然如山而為強寇之敵也按唐書加思禮金城

太守安祿山反翰為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衛悉在潼關吐蕃有釁唯倚思禮耳觀玄宗之言則思禮在金城時能敵吐蕃可

知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

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又蔣琬詩

馬鞍懸虜頭

甲外控鳴鏑

前漢冒頓作鳴鏑習勒其騎射注驍箭也古冬狩行縱控飛鳴鏑引臂驚幽後

洗

劍青海水

青海在河西謂戰勝而深入也哥舒翰傳翰築神武軍青海按集有云君不見古來青海頭是也吐蕃攻破之更繁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敢近

固為寶靈勒銘燕然山唐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是也

刻銘天山石

思禮以拔石堡城功在行伍間除右金吾衛將軍昔漢班

衛大將軍楊矩為送金城公主使後矩為鄯州都督吐蕃厚賂之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与之吐蕃既得九曲

九曲非外蕃

唐書會要景龍四年贊普請婚以左

其地肥良尤与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懼飲藥而死王思禮傳事哥

館翰以功授右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從其討九曲也又攻破吐蕃

洪濟大莫門等城攻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

其王轉深壁

謂深其壁壘也飛兔不近駕



飛兔古之神馬也兔善走而復能飛以名馬其駿快可知矣淮南子夫待腰褭飛走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言其難得也陳孔璋答東阿

所不能迫况鷩馬可得齊足哉鷩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

前漢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兵家者流蓋出於古司馬之職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飽

聞春秋癖謂其博通春秋也昔晉杜預曾標日沉靜肅肅自

有適肅肅晉作蕭蕭莊子大宗師篇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自此推而上之至短小精悍資皆美思禮之辭也撞

關初潰散萬乘猶碎易碎音碎碎易退却奔走之貌萬乘謂天子也偏裨無所

施元帥見手格元帥謂翰也格闔也初安祿之反思禮從翰守潼關密語翰誅楊國忠又欲以三千騎劫之翰

不從遂至於敗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故無太子入朔方

謂肅宗朔方至尊符梁益至尊謂玄宗梁益劍南也胡馬纏伊洛胡指

伊洛河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勢迫迫一作逼

謂其勢力出於裴冕之所迫也翰既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時肅宗

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從百姓之請北收兵至靈武圖興復而

羣臣裴冕等勸進遂即皇帝位於靈武以從人望也公時徒步至公指思請罪將厚責

際會清河公

清河公乃房太尉也

間道傳玉冊

去聲

天王拜跪

畢讜議果冰釋

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李承光同走詣靈武請罪肅宗責其不堅守引至靈武下將斬之適會宰相房琯從蜀來奉太上皇玉冊冊命肅宗訖琯遂諫帝無罪思禮乃赦之

肅宗訖琯遂諫帝無罪思禮乃赦之

翠華卷飛雪

翠華天子之旗卷飛雪則

其時在冬也上林賦建翠華之旗

熊虎亘阡陌

謂其旌旗之多也周禮司常熊虎為旗玉篇南北為阡東西為陌

屯兵鳳凰山

謂肅宗屯兵於鳳翔府以圖恢復也

帳殿涇渭闕

帳殿謂設帳幕以象

宮殿肅宗駐蹕於涇渭之間也

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搃

搃乙革切思禮既赦尋副房琯

戰便橋不利更為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以扼金城之咽喉也揚雄解嘲蔡澤山東之匹夫西揖強秦之相搃其喉而抗其氣顏師古曰搃急持之咽喉也

也馬援傳援擊五溪蠻夷進壺頭搃其咽喉

爽氣春浙瀝

謂思禮之守武功禁暴禦亂其材無雙和爽之氣如春風然人皆愛之也

野多青青麥

謂思禮瘞死者也莊子外物篇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

歌

詩魯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

郭子儀收復兩京思禮先入清宮時太廟

為賊所焚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乾元二年李光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為太原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大副使兼御史大

破音義云逸

夫財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

**望王士窆** 在我之爵位則愛其顯本朝之土地則恨其逼此又以美思禮之謙忠也

**不得見清時** 清一嗚呼就窆窆窆謂葬也思禮欲置板復而未作盛

**湖舟** 求一作空花蠡事勾踐既滅吳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此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逐也

**悲甚田橫** 高帝平齊召田橫懼自刎帝為之流涕以王禮葬之其實客五百餘人聞橫死皆自殺此謂思禮之賓客尤甚於橫

**千秋汾晉間事與** 首從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也

**雲水白** 前有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在太原矣太原古之晉地宜乎有挽御之功德在汾晉之間綿歷千載與雲水俱傳

**昔觀文苑傳** 豈述廉蘭績 形容思禮文不足而武有餘廉蘭名將豈必書其文彩於

**文苑** 傳乎 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此議文勝質者徒取禍亦

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抚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

衆懼有一偏將世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

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疋以贖兄罪景山許其誠死衆咸怒

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抚

故司徒李光弼

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

略天宝十三年郭子儀薦之堪當關寄祿山之乱玄宗幸蜀肅宗理兵盜武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

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遷司空令詩止云司徒則據司徒

已前事而稱其官耳晉陽則河東之太原也昔趙鞅取晉陽之甲是也

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

人安若泰山前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

乃晉作多朔方河北也黎

首見帝業

賊將史思明等肆偽師來攻城光弼麾下衆不滿万皆烏合市人賊以太原屈指可取衆皆愁寂唯光弼毅然

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万乃斷賊之右臂又破史思明于嘉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是以民安如泰山朔方郡兵氣乃振黎民

知帝業之有成也

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

二宮謂肅宗与皇后收復京師哭祠九廟也

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

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

公指光弼也乾元二年光弼為天下兵馬元帥与九節度兵圍安慶

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笑祿山无能為以自矜乃縱兵向南賊勢甚熾光弼議洛不足抗賊遂擢官吏令避寇引兵入三城賊

憚光弼頓兵白馬祠不敢西犯宮闕遂戰於中軍西大破逆黨賊走

保懷州此光弼之獻太捷也即傳所謂獻俘太廟是也雖然初思明  
乘勝西嚮光弼整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公計將安出陟曰  
不如移軍向陽表裏相應此德臂勢也遂悉軍趨河陽光弼擒周  
摯等思明未知光弼馳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也 異

王冊崇勳謂光弼以功進 小敵信所怯謂光弼北邙之敗也

將步騎千餘前去諸部喜曰劉將軍平 擁兵鎮河汴謂光弼受封

千里初安帖安吐火切安也 青蠅徒營營詩小雅營營青蠅 風雨

秋一葉青蠅善點白為黑點黑為白喻魚朝恩程元振諸害光弼

葉也淮南子一葉落知天下秋 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按唐書北邙之敗

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嫌之及來瑛為元振善死光弼愈恐吐  
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  
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頃 大屋去高棟高棟大屋所持而安

詔不至二年光弼疾篤薨 倚賴 長城掃遺堞國家倚光弼如長城今 平生白羽扇謂光

其所用之物存矣裴啓語林諸 零落蛟龍匣蛟龍匣乃劍匣也

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三軍 雅望與英姿漢二十八

蛟龍鳳龜鱗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 將論至使

英姿茂績委而不用也

側滄槐里接

槐里豈葬地乎以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按長安志延平門乃在鄠西而

前漢志槐里屬右扶風今之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

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

隱居詩話

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老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此所以稱爲詩史也

直筆

在史臣將來洗箱篋

言史氏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譏致公恐懼之事將來洗篋箱篋之汗

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南紀楚之分甫自南紀往歸長安則可以弔光弼之英魄今阻

辱矣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力而亡之也

未濟失利涉

言時未至大治而光

能也

疲蕭竟何人

蕭乃結切裴老兒甫自稱也莊子蕭然疲役

灑涕巴東

峽

巴東峽指言夔州也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嚴武華州華陰人中書侍郎挺之子神氣雋

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隴右哥舒翰奏充判官至德初肅宗與

師靖難大收材傑武杖策赴行在宰相房瑄以武名臣之子才畧可解首薦累遷給事中八年承泰中逝母哭

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

鄭乃武之所封朝璉祀宗廟之器也

華岳金天晶

晶子盈切華西岳也金天

白帝也武西人以其得華岳天神白帝精氣之所孕也

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

本傳武幼

夢娶母不為換之所容獨厚其妾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錐碎其妾首

嶷然大賢後

鄂

力切大賢謂嚴挺之也

復見秀骨清

注題

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

嚴挺之也

凡開口只欲為將相傳云与元載厚相結求宰相而事不遂是已

閱書百氏盡

紙非一作

落筆

四座驚駭職匪又任

任門蔭也言武初歷補蔭後自致身累迁殿中侍御史非由於父也

嫉邪

嘗力爭

謂為御史之能事也

漢儀尚整肅

乃假僕以言唐也

胡騎忽縱橫

謂祿山之亂也

飛傳自河隴

傳直切

逢人問公卿

按史氏云玄宗入蜀權武為諫議大

夫則天宝末武在蜀中矣飛傳則傳逆之報也河隴西東蜀中之道肅宗即位靈武而前路梗隘有飛傳自河隴來武必詢問公卿為誰

也

不知萬乘出

蕭關城

武在蜀之遠亦不知万乘所出之的所以雪涕悲鳴其忠義之情如此於是請於玄宗受冊命於劍閣謁肅宗於靈

武遂立肅宗肅宗即靈武也按渭州清原縣乃武州舊地肅宗城攻其地即今朝那縣在原州西一百八十里龍朔中故於白草軍置肅

閔或云蕭關屬武州大中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

寂寞雲臺仗

言行宮儀衛之章創元復昔日移天仗於雲臺

也便信哀江南賦非无北關之兵猶有雲臺之仗

飄飄沙塞旌

謂屯兵鳳翔以恢復也

江山少

使者

謂道路梗阻也

笳鼓凝皇情

謂肅宗思上皇也

壯士血相視

別賦勿血相視

忠臣氣不平

作未

密論正觀體

正觀太宗年号也

揮發岐陽征

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後漢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

感激動四極

爾雅釋地東至于太遠西至于邠國南至

于濮鈇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也

聯翩收二京

二京謂長安古東都也按舊唐書至德初武杖策謁肅宗行在

房瑄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尹則固有建議收復者矣

西郊牛酒再

再一作至西郊乃長安之郭外也至

德二年十月車駕入長安十二月上皇至自蜀時武任京兆尹調賦供給擊牛醮酒以享軍士也

原廟明丹青

謂收京築宗廟也原重也以先有廟今更立之也

匡汲俄寵辱

以武之諫諍如匡衡汲黯也既拜京兆尹矣而

坐房瑄事敗巴州此則寵之所辱也

衛霍竟哀榮

復以武比衛青霍去病之為將也武為東川節度則遷謫之中

雖可哀而復榮也

四登會府地

武為京兆少尹遷京兆尹為劔南東川節度使擢成都尹還拜京兆尹或曰肅宗至德丁酉蓋復長安武行京兆尹事寶應壬寅再尹京兆上元辛丑廣德癸卯兩節度劔南故曰四登會府地貨殖傳都會也釋名

宗至德丁酉蓋復長安武行京兆尹事寶應壬寅再尹京兆上元辛丑廣德癸卯兩節度劔南故曰四登會府地貨殖傳都會也釋名



都者君之所居人  
**三掌華陽兵**  
武初以陰補太原參軍肅宗時為劍南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

民之所都會也  
南東西兩川為一道權成都尹復節度劍南故曰三掌華陽之兵也禹貢華陽黑水推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或曰臣衡衛霍雖見信任或寵或辱或哀或榮始終之節不若武為京兆之尹又兼御史中丞又遷京兆尹又兼御史大夫凡四登會府之地三掌華陽之兵也

**京兆空柳色**  
色或作翠武嘗為京兆尹故用以比張敞為京兆尹走馬於章華臺之柳市也

**尚書無履聲**  
武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故用以比鄭崇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哀帝初納用之每見革履帝笑曰我識鄭尚書

**羣鳥自朝夕**  
此美武嘗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也前漢哀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

**白馬休橫行**  
此美武能靜祿山之亂也後漢李憲伏誅餘黨得于臨聚眾屯滿山楊州

**諸葛蜀人愛**  
謂武謂之白馬將軍夢弼按南北賊臣傳侯景作亂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童謠之讖是也

**文公羽儒**  
謂武謂之白馬將軍夢弼按南北賊臣傳侯景作亂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童謠之讖是也

**化成**  
謂武以德服成都儒化之成比之文翁也前漢文翁傳文翁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孝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

**公來雪山重八去雪山輕**  
蜀之

以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蜀之李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蜀之

西山冬夏常有積雪武之來鎮其去就為蜀之重輕焉按廣德元年  
年冬吐蕃軍汧隴劔南節度高適出師雪嶺角无功陷松維保  
三州二年春正月甫暮春發關武狀用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其夏  
甫至錦江秋未武拔吐蕃當狗城仲冬武拔益井故史氏謂其威畧  
足以靖邊也華陽雪嶺記西山東觀錦城若井底其上積雪千仞按  
集草堂詩云總含西嶺千秋雪繫曰西山白雪四時又西嶺詩曰夷  
界荒山頂荒山積雪邊又曰煙  
塵侵火井兩雪閉松州是也

梁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季之士曰  
與遊宴又為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於江州  
韜鈴延子荆韜鈴兵書也晉

孫楚字子荆叅右荀驃騎軍事又  
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起為參軍  
四郊失壁壘謂邊境无屯也成

壘卿大夫  
虛館開逢迎謂開賓閣  
堂上指圖畫圖畫一作書畫按集

公有嚴鄭公廳事池江留詩池水流中座岷  
山對此堂白波吹粉壁青障掉殿梁長也  
軍中吹玉笙言武守蜀

鎮靜无事惟以宴逸言盡  
與眾共樂无盜賊之憂也  
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此聯言

都虽有醉酒常以国難  
為憂不敢盛為宴飲也  
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此聯言

出非專為閑遊終以  
問民疾苦為事也  
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犬戎指吐

前度劍南嘗破吐番十方衆于當狗城然其意欲待尽城而  
人免謀求使粟至於紅腐也漢志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以茲

報主願庶或裨世程

或一作獲程謂功程也

炯炯

一心在炯炯沉明貌

沉二豎嬰

左氏成公十年傳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

曰君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顏淵竟短折賈誼徒忠貞

原武之意在於報主不幸年四十而疾化故甫比之顏回賈誼謂年

少而飛旄出江漢

嶺岳賦飛旄翩翩以啓路

孤舟轉荆衡

武卒于蜀以喪柩歸于楚

也 虞為馬融笛

昔馬融好吹笛迨死有客弔之詎靈橫笛

悵望龍驤塋

晉征吳童謠曰

阿童復阿童衡刀飛渡江不畏岸上虜但畏水中龍阿童王濬小字也武帝因以謠言拜濬為龍驤將軍大康六年濬卒葬相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

別開一門松栢茂盛

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武鎮蜀嘗辟用為參

謀故也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璿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

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讓儲位封為益王薨諡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璿璿歷太僕卿天寶初加特進

唐植萱錄杜工部詩骨氣高峭如奕鸞摩天駿馬逸地如八哀李司徒詩曰司徒天寶末全收晉陽甲獲寇攻

吾城愁寂意不憚王司空詩曰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劬  
 翮追隨燕薊兒顛脫物不隔嚴鄭公曰鄭公瑚璉器華  
 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時已聞老成人謂工部擬魏太  
 子鄭中八篇可抗衡齊軌工部奮然曰公知其一旦吾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  
 太宗色映塞外春鄭敢有此否耶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

魏志邯鄲淳見曹植才辯滂對其所知數植之才謂之天人又陳矯

見曹仁歎曰將軍真天人也東觀漢記光武過鄧禹營勞勉吏士  
 眾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唐書璉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虬  
 鬚似太宗酉陽雜俎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之色映塞外春塞外一作塞夜謂容貌和雅也往

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宗立

以璉之父讓位于已故眷遇之恩  
 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

史記三王世家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漢中山靖王傳諸侯王  
 身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大牙相錯為盤石宗齊南王康  
 傳何敞上疏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准  
 南說山訓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從容退朝後退或作聽

或在風雷晨雷或作雪謂天子威勇將田獵也南臯羯鼓錄明皇以璉聰晤敏慧妙達音響每隨遊幸頃刻不捨

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司馬相如諫獵書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

存之地犯屬車之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駢踈臻切馬翹多貌詩駢駢征

夫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謂從天子獵苑中命獲來射鴈也箭出飛鞚

內上又回翠麟又或作入翠麟馬名也謂天子獵罷南回騎也翻然紫塞翻謂鴈也崔

豹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下拂明月輪謂鴈翻落而拂弓也或謂胡德賦車駕明

月之輪胡人雖獲多楊雄長楊賦上將大誇胡人以禽獸令胡人以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天

笑不為新謂射中鴈而天子為之喜笑也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謂天子賞

賜不袖中諫獵書扣馬言雖隨天子而獵久乃袖其書以諫其獵也昔武

帝嘗射熊豕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之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竟無銜檠實檠巨月切

諫獵疏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顏師古曰檠謂車之鈎心也聖聰矧多仁聰一作慈官

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天子納其諫而罷漁獵故有司免供給之費物皆得遂其性也匪

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皆進諫之效也晚年務置醴門引申

白賓此謂瓊好延賓客門下多賢士也雖尊與賀知章褚庭誨梁陟等善為詩酒之交前漢楚元王交傳好書多材藝少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淳丘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顏師古曰醴甘酒也按集壯遊詩有曰許與必詞伯賞遊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蓋天寶間英豪貴人皆虛左待甫如此所以推轂奏賦明光殿也

甫謙辭也謂已无才能得待王芳茵而為王之所容也家語道大不容說文茵重席也

好學尚貞列義形必霑巾謂義形於色也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孔融表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川廣不可泝蘇故切逆流而上也甫言自別之後流落於蜀與王隔絕欲泝流而上見王則川廣不可泝也

墓久孤兔隣傷王之不復見張孟陽七哀詩北邙何曩曩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孤兔窟其中燕

復掃宛彼漢中郡郡魯作王雖茅漢中王瑀早有才望偉儀冠世天寶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

中王也文雅見天倫何以慰我悲泛舟俱遠津謂瑀為人也文雅幸與

甫同泛舟於荆楚也温温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謂温温風味甫少年已嘗飲佩矣論語子張書

諸舊遊易磨滅遊一作易衰謝增酸辛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唐文苑傳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注文選六十卷行於時邕少知名邕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見秘書嶠曰祕閣万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伏了辨如響嶠驚歎曰子且名家長安初李嶠張廷珪並薦邕辭高行直堪為諫諍官帝封泰山還見帝休州詔獻詞賦帝悅拜刺史上計京師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以進公蚤有名義爰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環異至丹陌聚觀後生內謁門巷填溢邕為陳楚淄滑州刺史又為汲郡北海太守

長嘯宇宙間

長嘯謂數嘯之長尸子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

高才日陵替

也如山陵之漸替謂才高者不容於世也

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

存詞林有根抵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

謂名譽與筆力相副也

風流散金石

言碑頌銘誌之文散刻于金石也

追琢山嶽銳

追都回切治玉也言其為

文得山嶽英銳之氣也

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

版照四裔名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

四裔謂四方之遠也邕文傳灑遠方邑雖

黜貶于外遠方之人多造其門而求之餽以金帛然為文得春秋凡例之體為多矣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例

蕭蕭白

**楊路**

崔豹古今注白楊葉圓廣志白楊一名高飛木葉大於柳古詩白楊多悲風蕭々愁殺人

**言墳墓之路植以白楊蔽而幽皆得也**

碑銘之文以光耀之如獲寶珠之賜也

**龍宮塔廟湧**

湧下作湧

**劫浮雲衛**

浩劫謂無窮不朽之功也言龍宮之塔廟得也按南史阿育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梵言塔也華言朝也釋氏要覽梵言塔婆唐言高顯今俗稱為塔梵言蘇偷婆唐言宝塔梵言萃堵波唐言寶塔

言浮圖唐言聚相西域記建塔者謂之立表皆有等級若初果一級二果二級三果三級四果四級表超三界也故佛塔十二級表超十

二因緣也度人經唯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統乘玄都妙法蓮華經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後尺未為一塵一塵為一劫王簡樞頭陀寺碑功脩壁劫廣異記丁約謂韋子威曰郎君終當棄俗尚隔兩

塵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夢弼謂此言無窮不朽之功也或以塔之級為劫謬矣按集有玉臺觀

詩曰浩劫因王造又嶽麓二寺行曰塔劫宮墻壯麗敵是也

**宗儒**

**俎豆事**

謂邕或為李校廟宇之記或叙禮儀也

**故吏去思計**

謂邕或述監司守令替罷德政之碑也

**眇眇已皆虛**

眇彌殄切眇力代切謂凡來請謁求其為文者邕皆虛已以致敬也

**跋涉曾不泥**

謂不憚其跋涉之勞也

**向來映當時豈特勸後世**

謂邕文之光耀已自輝映當時而歆慕之

非止勸獎後人也

**豐屋珊瑚鈎**

豐屋大屋也珊瑚鈎乃屋中之簾鈎也

**麒麟織成罽**



廟居例切也謂紫駟隨劍几既賂邑以紫駟之馬又繼以宝剑幾几也義取無

虛歲此言富貴之家皆以宝剑餽邑求其為文邑受之皆合於義也按新唐書自古作文獲財未有如邑之盛人奉金帛請其

文前後所分宅脫駟間吳志周瑜與孫策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史記

受鉅方計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財而氣義頗喜惠感激懷未濟

之奎解左駟贖之延入為上客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藏

養親舊常感激古人分宅脫賙之事每以未濟為念也獨步四十年邑知名長安死

作賊在衆人則歸其能賙給在邑天寶初四十年獨步四十年天寶初四十年

之身則雖多藏而能擺落其穢也獨步四十年獨步四十年天寶初四十年

間可謂獨步四十年獨步四十年天寶初四十年獨步四十年天寶初四十年

嗚呼江夏姿以邑比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人博學竟掩宣

尼袂言邑之道窮也昔孔子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昔者武右朝引用多寵嬖

否臧大常議武右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面折二張勢

二晉作二邑初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請付法斷昌宗兄弟請付法斷

則天初不應邑進言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昌宗兄弟請付法斷

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旱霽

邑面折二張排蕩上心一為之霽怒衰俗凜然而生風也爾雅秋為

天忠貞負冤恨

冤晉作怨以邕忠貞為人所陷也

宮闕深旒綴放逐早

聯翩低垂困炎厲

此言天子深居九重不知省察放逐南州無由伸懇也按邕始與張柬之善貶雷州明皇

初又貶崖州召還為姚崇所嫉貶汴州召為陳州明皇東封回邕謂見於汴獻詞賦稱百類自矜自云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為說所

惡發陳州因事抵死會赦免貶欽州後於嶺南從中官揚恩勗討賊有功轉括清淄三州刺史日邪鵬鳥入邕

比賈誼之忌鵬也誼賦竟斷蒼梧帝 以邕悼舜帝之南巡也蒼梧今梧州禮記舜葬于蒼

梧之野真誥帝舜服十轉紫華可以長生榮枯走不暇 榮一作與天地傾猶葬於蒼梧之野蓋尸解也

東枯磨銳承命星駕無安稅 詩星言風駕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

幾分漢庭竹 幾讀上声謂邑屢為刺史也漢制以竹使符分給郡守漢書音義曰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

書第一至第五與郡守為符各分其半左留京師右以與之也夙擁文侯篲 篲祥威切謂邕在郡迎賓客如魏文

侯也昔鄒衍如託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篲帝也謂邕在為之掃地以衣擁篲而行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終悲

洛陽獄 以邕之死於獄比蔡邕也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洛陽獄劾以仇怨遂死獄中按天寶中柳勳有罪下獄李邕

嘗憤勳馬一匹故吉温惡邕持正令勳引邕嘗以國之休咎相語陰行賂賈竟杖死北海郡事近小臣斃 小臣

指吉温斃或作蔽非以篇末復押  
蔽字左氏傳國語與小臣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噤

也  
啾  
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按集甫有嘗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有詩唱和是也北

海拍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朝陰謂日影也論文到崔蘇

崔信明蘇源明皆  
拍盡流水逝謂感舊也近伏盈川雄盈川謂楊炯也

唐文苑傳炯嘗為盈川令張說曰揚盈川之文如未甘特進麗

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照隣亦不燕公說也相扼一危

特進謂李嶠也張說又  
曰李嶠文如良金玉是相國謂張

脆謂說以相國勢力所能勝也特也脆易於一扼耳按爭名

邕素輕說說與相惡會稽人告邕贖貧枉法下獄貶遵化尉

古豈然魏文帝典論文人鍵捷欵不閉鍵巨典切鑰壯也捷疾業切急也或作捷

其獻切門限也文苑英華鍵捷依闕鍵欵許勿切疾貌邕與說皆以例

文顯互相爭名邕竟為說抵隙故謂邕為闕鍵則捷急而忽然不閉例

所以召禍也老子二十七  
章善閉无闕捷而不可開  
也例或又作倒謂曠懷掃氛翳謂剔去其蒙昧也或謂氛翳言  
見吾詩而絕倒也  
屏翳  
慷慨嗣真作甫有和李大夫詩咨嗟玉山桂喻邕作詩之美也晉郗詵對武

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鍾律儼高懸喻邕詩之有法度也鯨鯢噴

迢遰喻邕詩之雄健也坡陀青州血坡陀高聚貌或曰不平也謂杖死於青州也蕪沒

汶陽瘞瘞於剗切埋也汶陽魯地謂藁葬於魯也哀贈竟蕭條贈或作挽恩波延揭

厲謂代宗時國恩例得贈祕書監不問淺深也左氏僖公二十三年傳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爾雅釋水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

絲滕以上為涉絲滕以下為揭子孫存如綫傷邕子孫微而欲絕也舊

客舟凝滯舊客者南自蠶其飄泊荆楚未能乘扁舟以往也江淹別賦舟凝滯於水濱君臣尚論

兵將帥接燕薊六公篇詩詠六公篇六公者元自注云相彥範敬暉張柬之袁恕己洎狄相也暉張柬之袁恕己洎狄相也

載邕本傳六公篇詩夏來豁蒙蔽南數時之多難用兵於燕薊之地當復如邕者慷慨有所陳說故用詠邕所作

六詩以解憂國之情也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源明京兆武功功人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

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官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寓徐充注題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境

典謂二墳五典也時下萊蕪郭泰山郡也忍飢浮雲嘯嘯語負米晚

為身每食臉必泣昔子路負米百里之外以事親源明養不及親負米自為而已故每食必泣也夜

字照藝新晉中興書范汪家貧好孝然新寫書又文士傳侯瑾字子瑜家貧傭賃暮輒然柴薪以讀書獨處一室如對賓

客坊衣生碧鮮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願一作顯謂

志報父母劬勞也學蔚醇儒姿昔董仲舒為漢醇儒故以比源明也文包舊史善源

人源明嘗隱于嵩山天室中辭幽人落一歸來潛京輦幽人乃

歸京闕登進士策更試集賢院也射策君東堂魯作射君東堂策穎師古

漢書音義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

科列而置之不許章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也又

唐撫言射策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宗匠集精選

制可題未乾一作制題墨未乾蔡邕獨斷漢制天子之書有四

書某官如故事是為詔書羣臣有奏請尚書令奏下之有制詔天子

答曰可以為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曰之字則答曰已

奏如書亦曰詔書四曰戒敕自魏晉以後皆乙科已大闡一作因循以冊書詔敕總名曰詔唐因循不改也

已大闡文章日自負吏掾亦累踐明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論

德出為東平太守又為國子司業也吏緣一作吏祿晉作祿吏晨趨閭闔內閭闔謂天子之門也足踏

宿昔跣研古典切跣也言其由貧賤中來足拍約中漸傷也一麾

出守還謂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頴延年贈阮始平詩辱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說者謂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

而武帝不用其後一齊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托不後杜牧之為登輿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西陵人

遂誤以守郡為建麾也黃屋朔風卷卷與捲同黃屋天子之車蓋也謂不

暇陪八駿昔周穆王嘗乘八駿之馬以出遊幸王子年拾遺記東海有島名龍駒川穆王養八駿處有草名龍葛八駿一

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二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留光一形寸影七名騰霧乘

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餘見前注虜庭悲所遣謂源明時不及晷從為賊所繫繫于虜庭每悲恨以遣懷

爾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

轉石或作不源明陪賊其二秋憂憤石可轉而吾心不轉焉此言源明不汚賊而受偽官也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肅宗

復社稷得無逆順辨南宗復兩京辨其逆順諸為署官者皆伏誅故下句比之范曄李斯也范

曄顧其兒沈約宋書范曄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臨刑醉其子霽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問曰

汝瞋我耶霽曰今日何緣李斯憶黃大李斯傳斯具五刑論腰

曠但父子同死不得可悲秘書茂松色色一作意諸為署皆

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再宦祠壇再宦再宦前後百

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再宦祠壇再宦再宦前後百

其節復知制誥如松栢經歲寒再宦祠壇再宦再宦前後百

而色不凋也後卒於秘書少監再宦祠壇再宦再宦前後百

卷文枕籍皆禁鬱禁鬱禁鬱禁鬱前後百

呼為禁鬱禁鬱禁鬱前後百

張本末淺未一作未謂源明之文波瀾浩澗如青燄芙蓉劍

謂其能斷决也吳越王允常取純鉤劍示薛燭犀兕豈獨刺犀兕犀兕

人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々如芙蓉始生於湖犀兕豈獨刺犀兕犀兕

充切截也爾雅釋獸犀以豕兕似牛王褒聖主得犀兕豈獨刺犀兕犀兕

賢臣頌巧冶鑄干將之樸水斷蛟龍陸刺犀兕犀兕豈獨刺犀兕犀兕

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昔漢武帝嘗大具祠事絕萬手

拳拳九輦切取也謂常時佐為浮祠拍望拳取房芝者拳一手也南事絕萬手

進時政得失論其不可

垂之俟來者正始貞勸勉

源明所書將以垂後世法乃正始之道也

不惡懸黃金

惡一作要謂其言安媚則黃金可惡而肅宗從其言而賞之所以美之也

胡為投乳

贖

乳一作亂贖音賦又音鈔乳虎也謂其言切直犯上之惡不啻若投飢贖言以方士而餓虎且所以危之也詩投稟豺虎不雅

釋獸贖有力郭璞注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猛惡交獸子載贖寫銘曰爰有獲獸破形似犬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

日結交三十載

注彦昇哭范雲僕射詩結權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吾與誰遊衍榮

陽復冥寞

寞或作漠榮陽指鄭慶也

罪罟以橫胃

橫戶孟功胃音賦謂慶亦遭貶也

嗚

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

則一作即

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

喘

謂大盜之餘國用困乏士大夫尚延殘喘也時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源明以方旱飢陳十不可以諫遂罷東幸

戰

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萬里餒

傷抱疾雲安不得泝沔以歸而弔酬源明也崔豹古今注蓬露萬里並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如蓬上

露易晞殘也亦謂人死竟窮歸于萬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蓬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萬里誰家地收

斂精竟无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以踟躕至孝武時分二章為二曲蓬露送王公貴人萬里送士大夫燕人使挽柩者歌之世



呼為  
挽歌

### 故著作郎貶岳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虔鄭州滎陽人集撰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告虔私傳讓國史虔倉皇焚之坐謫十年初坐謫還京師上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館曹司何在訴宰相曰上增國李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虔至台州數年卒

### 鷄鵝至魯門不識鍾鼓響

莊子至樂篇昔者每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

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助視憂愁不敢食一肉不敢飲一盃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 翠望赤霄

孔翠謂孔雀翡翠也文選鸛鶴賦彼鸞鸚鵡鳴孔翠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托絕垠之外翰羽足以冲天窮距

足以自衛然皆負縮纓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

### 愁思雕籠養

思或作入虔者酒放誕不樂檢東帝更置

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訴宰相何異鸞鸚鵡鳴非鐘鼓所能樂之養孔翠非雕籠所能拘之也

### 滎陽冠衆儒

### 早聞名公賞

甫自注曰在者公在疾蘇許公頴位尊望重素未相識早爰才名躬自哀問結忘年之契遠近嘉之

故云地崇士大夫况乃氣精爽天然生知姿後漢栢榮傳陛下躬天然

之學立游夏上謂慶之季過乎子游子夏也昔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神農或闕

漏或一作極度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七卷故詩言補闕乃神農本草之所不載也黃石愧師長張良

石公為師今詩言愧者愧其不敢為慶之師也前漢張良傳良遊下邳有父老出書一編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曰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藥纂西極名極一作域謂兵

流拍諸掌謂其善論兵也論語其如示諸斯乎拍其掌貫穿無遺恨會最何技

癢薈烏外切藪粗外切小貌甫自注曰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无不詳又著薈藪等諸書又撰胡本草七卷故云

夢弼按封演見聞記慶著書名曰薈粹取爾雅叙薈粹舊說也癢以兩切字或作痒枝癢或又作枝癢文選射雉賦徒心煩而枝癢李善

注曰有技藝欲逞也本又作枝癢謂慶於藥石兵書占考圖畫无不掩貫其視神農黃石之書何異枝癢乎枝言不得其根癢言攻乎其

外也圭臬星經奧臬魚列切字與繫同謂其善地理天文也圭者土圭所以測日影也臬者表臬所以度廣

狹也周礼冬官考工記匠人建国水地以縣置繫以縣臬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考日入之景書參夜考以正朝夕鄭玄注於四角立植

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臬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文選景福殿賦制五

細而不協於規景作无  
微而或違於水泉是也  
蟲篆丹青廣謂其善書畫也度本傳度善圖山水嘗苦无紙於是

慈恩寺貯柿葉數屋家往日取葉書歲久殆遍嘗  
自寫其詩并畫以獻玄宗大書其尾曰鄭度三絕  
子雲窺未遍

謂度之孝過乎楊雄之博極无所不通也前漢  
楊雄傳惟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方朔諧太枉諧

作諧謂度之言異乎東方之技諧太遊乎邪也前漢東方朔傳朔字  
曼倩上書指意放蕩辭數萬言又刘向列仙傳朔上書拜為郎棄而

避乱置憤官舍風飄而去後見會  
稽賣菜五湖知者疑其歲星精也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美度之善書得兩鍾之躰也兩鍾謂鍾繇鍾會也繇字元常魏人善  
隸書并行草袁昂云鍾書有十二意鍾會字士季繇之子也亦善書

羊頌云會書筋骨緊密頗有父風書苑曰度善草  
隸呂總續書評曰度書如風通雲收霞催月上  
文傳天下口

大字猶在榜昔獻書圖畫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

謂度所畫  
之圖也  
宣鶴誤一響宣一作寡一作宮張協詩寡鶴空悲鳴  
三絕自御題

四方尤所仰嗜酒益踈放並見前注彈琴視天壤形骸實

土木謂皆枯槁也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言不寓意於官職也寄魯氏刑

作突兀倚書幌世說刘真長自庾敷雖言不倚倚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晚就芸閣香

謂選著依佐郎也魚養云芸香  
碎紙魚蟲故藏書臺稱芸臺

胡塵昏坱莽

廣兒反覆歸聖

朝點染無滌盪

胡塵謂祿山反也度由廣文博士遷著作佐郎  
偽授水部郎中因緇風緩求市令階以密章達

靈武故詩言无一點  
所染不煩燒傷也

老蒙台州椽之泛浙江梁

度免死敗台

州司戶

履穿四明雪

言度之官艱苦冒雪而行也四明浙江山  
名上有方石四面自然開總曰以得名史

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其履行雪中  
無下足跡踐地孫綽天台賦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飢拾槽溪椽

言度之官飢困拾椽而食也槽以周切柔木也浙江地名謝靈運山  
居賦越槽溪之紫紆天台賦濟槽溪而直上後漢李恂傳拾椽食以

資空聞紫芝歌

謂度不能避祿山之亂而陷賊愧聞乎昔四皓  
逃素而歌紫芝也皇甫謐高士傳四皓歌曰莫

莫高山深谷遠  
躡紫芝可以療飢

不見杏壇丈

謂度貶為台州椽不見乎廣文  
館之丈席也莊子漁父篇孔子

遊乎緇帷之林  
坐乎杏壇之上

弟子  
讀書孔子絃鼓琴奏曲漁父下血來聽

天長眺東南

台州東南  
顯海之郡

秋色餘颺颺

謂荒僻也天台賦始經颺  
颺之塗卒踐无人之境

別離慘至今斑

白徒懷曩

曩昔

春深泰山秀

秦一

葉隊清渭朗劇談王

侯門野稅林下鞅

鞅於兩切馬頸柔革也鮑照詩无山稅  
歸鞅謝眺詩行矣催路長无由稅飯鞅

操

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踈闊平昔濫吹獎此五點謂甫追

憶昔時與度聚會于關中春和秋涼之目或劇談或稅鞅操紙賦詩把酒酣飲交遊於詞翰之場而今竟踈遠間闊故傷之又憶度之平昔濫有推

百年見存沒謂百年交情見於存沒之際也牢落吾安放謂度之卒也擅弓篇

孔子將死子貢曰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晉阮咸傳咸字仲容任達不拘雖處世不

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出處同世網陸機赴洛詩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他日放江

樓含悽述飄蕩甫自注云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

咸共為竹林之遊今甫詩以阮咸比鄭審故有阮咸江樓之句也

###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九齡父為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與今為曲江人九齡幼聰明善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大嗟賞

之曰此子必能致遠九齡登進士第應技藝登乙科拜校書郎明皇在東宮幸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

對策高第遷左拾遺九齡為相以文雅為上所知右相李林甫惡之引牛僧孺以傾之遂罷明皇雜錄云九齡

自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日華門將就班二人鞠躬卑遜李林甫據其中揚揚自得觀者目為一鶚挾兩

兔俄而詔張裴為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獨為左右丞相耶初九齡為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以妄陳休咎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自荆州請歸拜墓因遇疾卒上皇在蜀思九齡先竟祿山面有反相乃下詔褒贈司徒乃遣使就韶州致祭九齡有集二十卷傳于世

相國生南紀

南國分野名也唐天文志東循海微達願閩中是為南紀所以限蠻夷也相國張九齡曲江人曲江隸韶

金璞魚留礦

礦與礦同精鍊金也

州正嶺微颺越之地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也大拍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言已為金而不復留在礦以警張九齡成器早出而應用不復退縮故云不留礦也圓竟經譬如銷金礦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皆以銷成就一成真金財無復重為礦惠能叙金剛經莫季者同見礦中金性以智惠火鎔鍊礦去金存又云得遇金師鑿鑿山破取鑪真鍊遂成仙鶴下人間九齡家傳九齡初生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

思復與雲路求

謂其矯然有江海高遠之志趣而復思奮飛與前程雲路齊永也

寂寞想土

階

未遑等箕穎

想土階謂有致君堯舜之心故未遑逃於箕山潁水也皇甫謐高士傳堯

致天下而讓許由由為人據義傷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已乃臨池洗耳也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也○上聯言九齡為秘書郎為左拾遺為左補闕為中書舍人為集賢院丞士是也前漢

書叙傳王鳳薦班伯宜勸李時上方鄉李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顏師古音義金華殿

在未央宮**碣石歲崢嶸**碣石一作碣力**天地日蛙鼃**地一作他**退食吟大庭**庭大

氏上古至洽之國也詩**何心記榛梗**碣石山在東祿山所據之方崢嶸高大貌祿山有叛志嘗自高

大視天地間如蛙鼃然全无忌憚九齡料其有反意屢請于帝故退食之間嘗負致洽之心欲誇大庭氏不以嫌清為念故曰何心記榛梗也

**骨驚畏曩哲**謂畏其不逮乎前賢傷其名**鬢變負人境**謂憂其髮變而

為白愧乎老而无補也**雖蒙換蟬冠**董巴輿服志貂蟬侍中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右**

**地恧多幸**恧女六切慙也下園曰謂罷相拜中書侍郎也趙子標曰謂九齡以左丞相罷在右地慙恧為多幸何者

有李林甫之嫉牛仙客之憾則得此為幸矣或謂右地拍李林甫為右相而必有媿色林甫以罷幸一曰想九齡為相心常負愧故引牛

仙客共傾陷之九**敢忘一踈歸**漢踈廣傳廣為太子太傅謂兄子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痛迫**

**蘇耽井**以九齡乞歸養不許以母死解毀不勝哀蘇耽井在郴州神仙傳蘇山翁名耽忽倅母去母曰使我如何有活仙翁

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病者食葉飲水而愈**紫綬映暮年**紫綬太守繫印之綬後漢輿服志公

樹可以代養病者食葉飲水而愈**紫綬映暮年**紫綬太守繫印之綬後漢輿服志公

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

荆州謝所領

九齡晚年坐薦周子諒非其人左迂荆州

庾公興

不淺

以九齡之坦懷如庾亮也晉庾亮傳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商浩之徒乘月臨樓俄而不寤亮至將起避之庾徐曰諸君少

住老子於此只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夕其坦率如此

傳黃霸字次公獨用寬和為治擢為楊州刺史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

賓客引調同

謝靈運詩異調

詠在務屏

謂九齡每引賓客同趣調者唱和於百務屏息之際也

詩罷地有餘

一作詩地能

篇終語清省

省審井切察也

一陽發陰管

謂如黃鍾之律也言詩之和而可聽於耳

淑氣

含公鼎

謂如大羹之和也言其詩之美而可味於口

乃知君子心用才

文章境

才晉作寸徐陵書未造文章之境空慙讀書之力

散帙起翠螭

九齡有集二十卷荆人刻之碑翠螭即碑頭刻

龍无角曰螭

倚薄巫廬並

巫廬二山名謂其才氣能與此二山

詩拙疾相倚薄韓康伯注周易傳謂相附也

綺麗玄暉擁

謂其文之綺麗如謝朓詩

任昉騁

謂其長於賤諫如任昉也昉字彥昇梁人也

自成一家

則成一作我則一作

勸成一家總其大較

未缺隻字警

謂其文得春秋隻字之嚴讀之者可以警動於人也

家之法也裴駟序史記



杜預序左氏傳春  
秋以一字為褒貶  
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雀影韶州即滄海之南朱雀鳥南方之

宿謂九齡之名與朱鳥之宿影齊高也影形也風俗通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南首而北尾西方成鳥形此

方成龜形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謂之朱鳥七宿者也  
歸老守故林謂自荆州請歸展墓也  
戀闕

悄延頸悄一作嘗謂其不忘君猶翼揮用也  
波濤良史筆謂唐史氏直筆書其傳也或謂九齡之文

有如波濤之翻可充良史之筆也  
蕪絕大庾嶺惜其沒于大庾嶺之南也大庾嶺在南雄州始興縣本屬贛州按曲

江本集開元四載冬開鑿大庾嶺路九齡作序蘇鏡作銘  
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謂九齡

廷擾亂札數頗踈難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後漢徐孺子南州之高士

以制作上請於朝也  
也陳蕃甚重之按曲江本集九齡常為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无根醴泉无源當時傳誦今用再讀其碑故思整棹以弔之則以慕孺

子之高風而不忘江湖之念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